

年

卷

期

7

6

第

第

說世界

第七卷 第六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II No. 6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各 界 注 意

民國十三年 編 訂 法 令 大 全 特 價

▲全書一千八百餘頁 布面金字洋裝一巨冊

本館前編民國法令大全一書陸續出至三編早為全國政法學商各界所歡迎惟自民國八年以後尙未續編殊覺缺憾茲特重新編訂起自民國元年止於十二年凡現行有效之各種法令搜集編次彙訂一巨冊收羅極其詳博除目錄外更附索引尤便檢查

- 定價 四元
- 特價 二元五角
- 陽曆十月底截止

郵費 國內 二角

本 書 總 目

- 1 憲法國會
- 2 官制
- 3 官規
- 4 外交
- 5 內務
- 6 財政
- 7 軍政
- 8 司法
- 9 教育
- 10 農商
- 11 交通
- 12 地方制度
- 13 禮制服章
- 14 賞卹
- 15 公文式公報
- 16 補錄

附 告

陝西 甘肅 雲南 四川 新疆 蒙古及國外(香港澳門除外) 特價期限得展至陽曆十三年十二月底但以上海總館爲限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Thomas Meighan 湯姆梅痕

湯姆梅痕的影片無人不愛近來尤其用力

銀幕上的藝術

薩薩傳

松濤

員	演
納台拉.....	薩薩..... (Gloria Swanson)
弗勞良尼.....	般那得杜弗倫..... H. B. Warner
羅賽夫人.....	布列沙克公爵 Ferdinand Gotschalk
Lucille La Verne	
Mary Thurman	
Yvonne Hughes	

薩薩是個很美麗的女伶。這天晚間。伊在迦丹特咖啡館裏演戲。座客當中。有一位羅賽夫人。對布列沙克公

爵說道。今天早上。薩薩忽的叫我張開嘴。我便張開來。伊竟用噴射器。噴了我滿嘴的香水。伊真太會惡作劇了。這時候。在他們旁邊。



Lenore Ulric 倫娜

倫娜為 Tiger Rose 中的主演員

有一張綠漆小桌。也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般那得。杜弗倫。女的是弗勞良尼。伊也是這咖啡館裏的一個女伶。伊的眼光。並不注射在薩薩的身上。却儘着向四下裏瞧着。

薩薩原是個富於情感的女子。伊在這咖啡館裏演戲。聖埃天尼地方上的人。很是歡迎伊。內中以少年外交家杜弗倫。對伊格外醉心。常常到館裏來。瞻仰伊的色藝。弗勞良尼雖也有些聲譽。却萬萬及不上薩薩。相形之下。伊自然有些嫉妬心了。再說那天晚間薩薩扮演的戲劇中。有一幕須將所穿的拖鞋。向

觀衆們踢去。落到誰的手裏。誰便能和伊接一回吻。湊巧接着伊拖鞋的人。是一個男子。正坐在杜弗倫身旁的椅上。他已喝醉了酒。一壁站

起來。一雙高舉着拖鞋高喊道：誰要和伊接吻呀？伊是人人能吻的啊！杜弗倫聽說以為太羞辱薩薩了，便站起身把那人打倒，並攆他出去。



薩薩忽的叫張開嘴，便開來，伊竟用噴射器噴了我滿嘴的香水。伊真太會惡作劇了。

後來杜弗倫竟然不再來了。

過了幾天，薩薩對經理人說：伊要到巴黎去了。又說倘能在今天晚上，把杜弗倫尋了來，仍當遵守合同繼續下去。這經理人名叫列迦特，當即尋到杜弗倫的住處，探問之後，不料他在那一天的晚間，已動身往巴黎去了。列迦特悶悶的再去尋薩薩，見伊正和辣姆包萊特的一個兄弟，伏在他的嬰兒的搖床上，逗引嬰兒頑笑。列迦特祇得和伊商量，請伊照常扮演。伊起初不肯，後來方纔答應。

13
奮的。這天晚間，伊上台演戲時，聽見戲台前，一座包廂的中央，坐着一人，正是杜弗倫。不由得感情大大的震動，低下頭去。杜弗倫

薩薩在這裏演戲，已經有了兩年，觀眾歡迎伊的熱忱，却並不因時間長久，稍為冷淡。每晚仍是絡繹而來，好似受着了電力，情感都是很興



臉色慘白。輪着一動不動。弗勞良尼很驚慌似的走過來其實伊心中毫不驚慌。這繩子所以斷折正是伊的驚訂。兩個驚慌的人。祇有杜弗倫他飛也似的奔到薩薩身旁。握住伊的手。毫不差怯的喊道。我的薩薩。我的美人。我最愛的人。

訂一份合同。薩薩不耐煩聽。攔阻伊莫說。並道。我祇要杜弗倫和這個所在。此外都不在我的心上。我不願回聖埃天尼去。瞧見他們那班人。也不到巴黎去。羅賽夫人無話可說。討了一場沒趣去了。祇是杜弗倫是外交人物。自然有他的職務。過了不久。因事必須到美國去。薩薩要和他同去。他却以為不可。二人爭持了好一會。好不容易。纔商量妥當。他常常寄信給伊。並儘快的回來。在杜弗倫從這村屋中走去時。弗勞良尼湊巧走了來。伊是來替列迦特當說客的。並對薩薩說。我方纔瞧見杜弗倫的車中。再有一位婦女。並聽見他喊伊。『我愛。』薩薩不相信。怪伊不該亂說。伸手去打伊。不過因此便生出一種疑慮來。伊便分付婢女。收拾行裝。前往巴黎。到杜弗倫家裏去。薩薩帶着婢女納台拉。一同到了巴黎。尋到杜弗倫的門前。敲開了門。一個女僕含笑說道。請進來罷。杜弗倫夫人快要回來了。薩薩聽說。大吃一驚。勉強走進屋去。坐在椅上。口中不住的念着『杜弗倫夫人』。在伊身旁的桌上。放着許多封信。伊見

信封上都寫着般那得杜弗倫夫人。心中暗想道。難道他已經結婚了麼。但是我再也不能忘掉他。這當兒。伊聽見隔壁室中有兒童



祇有杜弗倫知道伊並緊伏在他的胸前說道我心中心你和我同去懇杜弗倫道我不能我雖愛仰你但是不能陪你同去

的歌聲。便走過去。推門瞧看。見有一個女孩兒。容貌很像杜弗倫。本來這女孩兒正是杜弗倫的女兒。名叫芳麗。芳麗見了薩倫。便問伊的姓名。薩倫也還問伊。並坐下去。忍不住的哭了。芳麗忙把溫暖的紅頰。緊靠在薩倫的慘白而冷的頰上。又握着伊的手。低低的安慰伊。芳麗原不了解伊的心事。不過是憐憫心的表現罷了。薩倫暗想我雖要洩恨。但這孩子無辜。我不應該傷害伊啊。正想之間。忽聽見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請你原諒我。我不曉得你來。累你久等了。芳麗掉頭望了一眼。立刻喊着媽媽。奔了過去。薩倫站起身。並不說甚麼。却道。我認錯了街道。錯走進這屋裏。因聽見這小姑娘唱歌。便耽擱了這一回。納台拉。我們去罷。

此後薩倫真是傷心極了。但在旁人面前。決未提起。有一天。布列沙克公爵在別墅中。大開宴會。薩倫也曾到會。杜弗倫也來了。薩倫抽了一個空兒。對他說道。杜弗倫夫人我已見過了。杜弗倫假作不懂。薩倫又說我和你怎樣相愛。怎樣接吻。怎樣日夜聚在一起。都

已告訴給伊了。杜弗倫聽了。非常發急。薩薩又說這話是騙你的。並不曾告訴伊。現在你快往美國去了。從此以後。你忘了我薩薩罷。杜弗倫



芳麗 忙把 溫暖 的紅 頰緊 靠在 薩薩 的慘 白而 冷的 頰上。 又握 着伊 的手。 低低 的安 慰伊。

道。既已如此。美國我不去了。我和我妻子離婚好了。薩薩決意不肯。祇說此後各走各的路程。不過我仍舊愛你。杜弗倫也說不出甚麼。二人便悽悽慘慘的分別了。

巴黎城裏。一座房屋中的寫字台前。坐着兩個十六七歲的女子。旁邊的茶几上。放着一把茶壺和兩隻茶杯。一個女子一壁倒茶。一壁說道。他們本已相愛了好幾年了。在我母親未死之前。他們早已有情愛。不過當中曾停頓過一回。那時候。我們正要到美國去。那一個女子道。那末薩薩不久便要你做你的母親了。我倒要來見見伊。伊究竟怎樣美麗。第一個講話的女子。自然是芳麗了。伊接着又道。莫多說了。茶要冷

影 片 星 明



此圖為明星Wallace Reid未殞以前與其妻及子之影片據云為其生平最後之攝影



Pola Negri 小坐庭階之影



Billy Windso 必利
必利為克拉拉 Clara Windso 的兒子影界中人皆料他是將來的小明星



Dorothy Philips 在春寒
天氣尚忙着在外探尋地點



藍田叔仿高房山山水

明藍瑛字田叔浙江錢唐人畫兼南北兩宗之長



小 說 世 界

第 七 卷 目 錄 第 六 期

天刑	顧須	白骨黃金	情死	畫裏真真	可惜	在北固山	手影術	猿虎記
.....
程小青	錢起	南海馮六	奇仲	吳友山	阿煙	雨棠	悼蘭	天游
.....
陸起	胡文煒	胡文煒	胡伯寬	胡伯寬	胡伯寬	胡伯寬	胡伯寬	胡伯寬

封面題名「月夜之湖」



張光原君玉照



黃子球君玉照



潘斯彥君玉照

在廣東省又有三人由廉士大醫生紅補色丸獲得健康復原矣

體虛血虧在佛山治愈

廣東佛山富文里昌記銀號盧聯光先生來書云弟因身子薄弱面色黃萎夜多小便四肢不安屢醫無效適有友人介紹在本街屈臣氏購買紅色補丸連服四五瓶夜便身體四肢強健確見此丸有非常之效力真令弱者為強可謂補藥中不可少之品也

精神疲倦在廣州治愈

廣州下九甫星泉里一號商報記者黃子球先生來函云鄙人現在三十六歲報中十年以前至今職司報界記者每夕服務報章中不免積勞成疾亦覺無聊如小者職司撰述鮮市上醫藥劑亦覺平春胃口不開皮黃骨瘦服市上醫藥劑亦覺平平無奇乃告於友人曰余之病何病也友曰君之病腦病也蓋購韋廉士紅色補丸以試之鄙人乃購得兩瓶服之漸奏膚功再購數瓶連服之下胃口頓開飲食大進精神煥發腦力充足矣

在廣東順德容奇有父女均獲治愈

廣東容奇圩頭北街滙源社九十八號絲商潘斯彥先生來信云僕體質素弱加以操勞過度漸覺血薄氣衰百病遂乃叢生數年來幾不知有人生之樂趣嗣因購服貴藥局紅色補丸甫罄一瓶已略見效後乃接連服用今則精神健旺病魔盡退屢用不特此也嬰孩自己藥片實為小兒之聖藥余戴謹誌數言鳴謝並以告世人之問津云爾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韋廉士大醫生特製小兒之靈藥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天刑

程小青

葛路登很動神的問他的朋友史丹冬道：「你確信就是他麼？」史丹冬作堅決聲道：「正是。我確信是他。其實當六年前瞿絡爾被槍彈擊中了腦殼斃命的時候。我早已料想那兇手就是麥爾地。直到現在。我的理想始終沒有變更。那時我聞得麥爾地逃到美國去了。我雖曾設法探訪。一時却尋不着他的踪跡。但我並不因此懈怠。隔了幾年。果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機緣。我因着一個小說家的介紹。竟和麥爾地認識結交。自從那時直到現在。我就暗暗地佈擺。以便他投進我的網來。」葛路登道：「但你可能證實他的罪麼？」史丹冬道：「這却不能。因當初他幹的勾當。很謹慎周密。一些不落迹象。但我自有方法使他供實。」葛路登把身子仰靠着椅背。吐了一口煙。含笑答道：

「唉。你自信能够使他吐實麼。你須記得現在文明時代。那些乎夾踝等的非刑。不但早已禁止。你也不能擅用。那麼。你要使一個人自供他在六年前犯下的殺人罪。也不是容易的事啊。」史丹冬道：「你的話不錯。我也明明知道的。但瞿絡爾是我的朋友。也是提放我的恩人。我的一切成就。都出於他當時的助力。故而當他被人謀殺的時候。我便立誓替他復仇。若不叫那兇人伏法。我決不安心。這個誓我向着他的屍體宣的。所以當時就想出一種計劃。我一旦如果遇見那謀殺兇人。一定要把他送進法網裏去。現在我已尋着了這一個人。依我預料。不消再隔幾個鐘頭。我就可以聽他宣述他自己的供詞了。」葛路登作疑惑狀道：「你怎樣使他吐供呢。假使他定意守秘。

我實不知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強迫他吐實。我想你不會非法舉動罷。」史丹冬立應道。「你放心。我的舉動決不出法律範圍。你想我叫一個人走進一間空房。請他在椅子上靜坐十分鐘。這種舉動你能夠說我犯法麼？」葛路登向他的朋友仔細端相了一下。似乎度量他的神經是否安全。一回。忽似想得了一種見解。便道。「我想你所說空室中的那隻椅子。不見得有什麼秘密罷。譬如電流或別的毒氣等等。」史丹冬忙答道。「當然沒有。那隻椅子祇是一種尋常的傢具。並且除了椅子以外。更沒有別的東西。無論地板上的毯子。和牆上的糊壁紙等等。一概沒有。祇是一間白粉刷的空房。和一隻單獨的椅子。他坐在上面。身體上也決沒有不安的感覺。」葛路登道。「那真奇了。你不是說室中祇有一隻椅子麼。假使你領他進去以後。要想從談話上鉤引他的真情。那你不是祇能夠立談了麼？」史丹冬道。「我不必在裏面的。祇讓他一個人進去。等他坐定以後。便不許出聲談話。我却等在隔壁。另

外有兩個警察預先伏着。照我計算。不出十分鐘工夫。麥爾地便會趕到隔壁中來。宣布他自己的謀殺罪了。」葛路登道。「史丹冬。你這話真使我驚異。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必以為你此刻所說的完全是野話。你難道說在那空室之中。一些沒有舉動麼？」史丹冬道。「當真一些沒有舉動。」葛路登道。「那室中可是暗黑的麼？」史丹冬道。「不。等到他一坐定後。室中便光明哩。」葛路登道。「那麼。不是有什麼奇異的光彩。借此迷亂他的神經麼？」史丹冬道。「不是。不是。我已對你說過。我決不使他身體上感受不安。因我的方法。一經實施。必能激動他的靈性。他立刻就會得奔出來叫道。『我殺死他的。實在是我殺死他的。』」葛路登。你須知我既在六年前宣下了誓。現在已到了實踐的時期。你瞧着罷。」葛路登仍顯着疑惑狀道。「那麼。你可是要施用什麼催眠術麼？」史丹冬搖頭道。「不是。我決不採用任何強制的方法。我想你和我二人對於「最後審判」的傳說。多少總有幾分信

任。到了那時。我們的罪惡。便要赤裸裸的暴露出來。我現在所計劃的。就要使麥爾地的最後審判即刻就到。他在那件謀殺案上。固然十二分周密。沒有落一絲迹象。審判時又很狡猾。法庭上不能定他的罪。但我知道這一次最後審判。他却斷斷逃不掉的。」葛路登靜寂了好幾分鐘。又緩緩說道。「史丹冬。你的話實不能不使我驚疑。因我雖然用盡腦力。竟想不出你有什麼玄秘的方法。我想你對於精神學方面。近來也許有什麼研究。這一次你要想把你所學的實施一下了。」史丹冬道。「朋友。你不要空費心思了。我敢說無論你猜上幾年。到底不會被你猜着的。」葛路登道。「那麼。到了你實施的那天。我願意一同在場。親眼瞧一瞧究竟。」史丹冬道。「那也何妨。不過你須得埋伏着。不被他瞧見。我在那空室的隔室中。特地安排了一方屏風。預備把兩個警察遮藏起來。你假使願意和他們一塊兒埋伏。但須我說明一聲。警察們諒必可以容許你的。」葛路登道。「很好。我當然願意的。」史丹冬

道。「你伏在那裏。必須保守你的安靜。那時我領他進了空室。等他坐定。我就退到隔室中來。隨手將門關上。等時間一到。再開門讓他過來。」葛路登道。「那時他就會過來招供麼。」史丹冬道。「是啊。我確信他會得這樣。假使不然。那可以說我在人類心理學上的知識完全失敗了。須知我會和他交接過好久。又在他身上。下過一番研究工夫。故而預料這計劃一定可以成功。至於他和我交際。却不知道我有什麼用意。否則。假使他早有疑心。那麼。我的計劃的成敗。也就保不定了。」葛路登道。「你以為他並不懷疑你麼。」史丹冬道。「我信他如此。所以我約他明天到我那裏來。他已一口應許。到了那時。我的方法突然實施出來。他既沒有防備。他的自衛的本能。勢必立刻喪失。假使他在事後追想。也許要自咎他的懦弱無能。但在實施的當兒。他決不能夠抵抗的。你如果要瞧。明天下午三點鐘。到這個地方來罷。」史丹冬說完。就將一張寫明地址的紙條。交給他的朋友接着。又談了幾句。彼此握

手分別。

第二天三點鐘沒有到的以前，葛路登果然依着地址，尋到一個離市很遠的冷僻所在。那裏有一宅古屋，面積却也不小。他走上了階石，正要上前按鈴或敲門的時候，門忽輕輕的開了。史丹冬出來，悄悄的領他進去。他跟了史丹冬，走進一間陳設簡單的屋中。好像是守屋人的住所。但全屋中靜寂無聲，分明沒有人居住。史丹冬附耳告訴他道：「這是我的屋子，但爲着今天應用的緣故，已空關了好久，沒有出租。你瞧那一間小室的盡端，不是有一個木屏風麼？那裏早已有兩個警察伏着，他們可以聽得或聽見外面的一切事情，却不會被人瞧見。你也就去和他們一塊兒伏着罷。且慢，你可要先瞧瞧我所說的那間空屋麼？」葛路登忙道：「不錯，我很願意先瞧一下子。」他們到了門前，史丹冬便立定了說道：「你瞧，我們從這裏進去，那就是你和那兩位警察一同伏匿的一室。這裏面另有一扇門，就可以通到空室裏去。但這兩位警察先生，

雖然因着我熱誠堅決的請求，已跟了我來，但他們意中似乎還不信任我的計劃。也許還疑我神經錯亂呢。」葛路登道：「他們對於案中的一切情形，都知道了麼？」史丹冬道：「凡我所知道的，他們都已知曉。他們也知瞿爾在六年前被人謀死，兇手却没有捉到。故而當我往警署裏去報告的時候，他們仔細盤問我這兇案的原因。這一着我也還沒有十分明白。但我以爲若能夠先使他招認，原因如何，自然可以知道的。」他們談話的聲音，非常微弱。史丹冬且說且先走過去開那通空室的門，跨步進去。葛路登在後面跟着，見那空室的大小，約摸十八呎長，十四呎寬。室中一些沒有器具，牆壁上也沒有糊紙，祇有一隻木椅，靠近牆壁，却也是尋常的椅子。葛路登向四面瞧了一回，覺得果真和史丹冬先前所說的相同。他因暗暗詫異，不知這裏面究竟有什麼玄妙，能够使一個人吐露他久隔的兇案。莫非這都是出於他的幻想麼？但他偷眼瞧瞧史丹冬，却容色莊嚴，目光堅定，絕不像神經錯亂

的人。葛路登又走到一扇窗口觀察。也和尋常的沒有兩樣。並且瞧窗檻上的灰塵。分明已好多時沒有人住過。更不像有什麼臨時的設備。窗裏面有兩扇百頁窗。葛路登把百頁窗關上。那空室便黑暗起來。他好似突然發生了一種思想。回頭向史丹冬道：「現在我明白了。那唯一的秘密機關。就在這兩扇窗上。」史丹冬道：「你有這個意思麼。何以見得。」葛路登道：「我已將這四面的牆壁和灰塵仔細驗過。沒有什麼異象。地板也是多年前的舊物。決沒有什麼秘密。所以我敢說這一間空室。除了那扇我們進來的室門以外。祇有這窗口是唯一的通道。我以為你的計劃。就是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悄悄的從這窗口裏進來。」史丹冬道：「你又錯了。這兩扇玻璃窗不但關上。還要加栓呢。」葛路登道：「那麼。或者有什麼人或東西。從玻璃窗外面突然顯露。使他驚嚇失措。因為他如果常真犯了兇案。腦子裏必留着印象。一時受驚。失了自持能力。也許果真會直供他的罪惡。你可是就利用這一點

麼。」史丹冬仍搖頭道：「你到底沒有猜着。須知他進來以後。我要把這兩扇百頁窗一起關閉。滅弱這室中的光線。使變像古式的禮拜堂一個樣子。這樣。你的見解。不是又根本打銷了麼。」葛路登張着眼睛。表示他又失望。又道：「史丹冬。你到底弄的什麼玄虛。我實在摸不着頭腦。如果我不知道你平素是一個神志健全的人。此刻簡直要疑你發瘋哩。」史丹冬微笑應道：「我早對你說過。你即使猜想幾年。也決計不會猜中。但我的事情。的確是實在的。你不用疑慮。大概不消一個鐘頭。你就可以像我一樣明白。現在你們到隔室中去伏着罷。麥爾地即刻就要到哩。」葛路登懷着疑團。緩緩跟史丹冬退出。到了木屏背後。史丹冬給他略略介紹了幾句。他就和警察們蹲伏在一起。

數分鐘後。忽聽得門鈴響動。史丹冬向三個伏着的人。警戒了一句不要出聲的話。就走出去開門。那時門外階石上。立着一個中年男子。但瞧他的衣飾態度。便知他在社

會上的地位很高。在沒有閱歷的人瞧他，必以為他是一個自由樂天的人。但若使被一個精於鑒別的人瞧見，便覺得他的笑貌的背後，另有一種狡黠而工心計的神氣。他見史丹冬開門出來，便又裝出了一副笑容來招呼道：「好啊。密司脫史丹冬，我此刻來了。我想沒有誤時罷。」史丹冬領他進了大門，應道：「密司脫麥爾地，你當真沒有誤時過。但我約你到這裏來，却不到我自己家裏去。你可覺得詫異麼？」麥爾地答道：「那也沒有什麼出進。但這屋子似乎空着。可是你的產業麼？」史丹冬答道：「正是我的。但空閉了還沒有幾月。今天我有一種小小的試驗。要請你下一個批評。你不會拒絕罷。」麥爾地道：「那當然的。我如果有可以効勞的地方，很願意領教。請問你的試驗是什麼性質？」史丹冬道：「這一節請你原諒。我還不能對你說。須知我既要徵求你的意見，便不能使你先有成見。到了實施的時候，你若能給我一種自由的見解，那才可以證實我的試驗的成敗。」麥爾地似很疑惑，一回

兒，又道：「既然如此，就聽你的便。現在請你告訴我，我應當怎樣措施，不妨遵命照辦。」史丹冬道：「很好。現在你跟我來。」說着，他在前引導，先進了那三人匿伏的一室。又開了那扇通連的門，走進空室裏去。麥爾地跟到裏面，見室中完全沒有器具，不禁作惶惑聲道：「唉，怎麼連桌子都沒有，一隻呢。我想你這樣佈擺，諒必有你的用意。你所說的試驗，可就在這室中實施麼？」史丹冬道：「是啊。老實對你說，這一種試驗，可算得是新奇的。但我却深信可以成功。不過若要求圓滿的結果，不能不請你在場。現在不必多說。你姑且坐在這一隻椅上。在我回進來以前，不要走動。我另外還有一種準備，必須先去安排。但不久就可以了結的。」麥爾地懷疑的程度，似乎越深了一層。緩緩答道：「聽你的便罷。我就坐在這裏，預備等你第二次的吩咐。」說完，他就坐在那隻靠壁的椅上，先把身子仰靠椅背，又把一隻腳疊在膝上，好似預備靜坐幾個鐘頭的樣子。當麥爾地就坐的時候，史丹冬走到窗口，嘴裏

噉咕着說道。「這裏的鄰居都是很好奇的，也許要來窺探。」他且說且把百頁窗關上。室中便暗朦不明。臨末，又向麥爾地說了一句安慰的話。就走到隔室中去。他先關門下了門。才走到木屏風旁邊，輕輕向伏着的葛路登和兩個警士說道。「你們安靜些瞧着。不到一二分鐘，我的試驗要開場了。」接着他就輕輕出去。一剎那間，那三個入便聽得有一種瑟瑟的聲音。從別的室中出來。一個警士附耳向他的同伴道。「這是什麼呀？」別一個警士答道。「好像是什麼機器。在什麼附近的地方轉動。但這位史丹冬先生又往那裏去了呢。」先一人道。「誰知道呢。我想他不曾一個人出去。却把我們留住在這裏的。」那同伴道。「這真是奇怪的。我料我們今天到這裏來。回去時一定要被同伴們鬧笑話哩。你想那剛才進去的人，如果會好端端供認他的兇罪，那可以說比演戲法更加有趣。唉。史丹冬又回進來了。我瞧他的眼光，竟像一隻等捕老鼠的貓兒。這不是顯得他的神志已完全喪失了麼。先生，你

的意思怎樣？」那警士最後的問句，原是向葛路登發的。葛路登因附耳答道。「我的意思，最好請你們靜止些。史丹冬不是無理取鬧的人，決不會像你們所料。現在請安靜些聽着罷。」那兩個警士因着葛路登的說話，果真停止了談話。於是室中全寂。但聽得那奇怪的機輪轉動聲音，繼續不停。那時史丹冬立在隔室的門口，一隻手按在門鈕上，臉上却滿顯着盼望的神色。忽而他仰直了身子，另外把一隻手扳在門上，似乎準備立刻拔門開門。可是一轉瞬間，他又俯下了頭，好似已經失望。他把頭湊在門上，分明傾聽裏面的動靜。這樣過了一兩分鐘，猛聽得裏面的麥爾地，發出一種銳厲的呼聲。那呼聲好像孩童們突然受了驚嚇而發生的。又像森林中的野狗，半夜慘嗥。又因那室中空洞的緣故，越覺得淒厲刺耳。那屏風背後的那三個人一聽，明知空室中的那個麥爾地，已受了什麼特殊的震恐，不由得都立直了身子。若不是史丹冬作勢止住他們，幾乎都要奔出來聽視。那時他們雖然仍屏息

匿伏。他們的眼光。却從屏風的細孔中凝神窺探。忽見史丹冬將門上的鐵門拔開。室門開處。麥爾地踉蹌奔出。臉上充滿了恐怖。嘴裏仍不住的呻吟慘呼。他的肢體也簌簌顫動。好似神經上陡然受了意外的驚嚇。再不能支持。史丹冬突的握住他的手臂。張着眼瞧着他。莊容說道。「你現在有什麼話告訴我。」麥爾地舉手在額角上抹了一抹。又竭力解他的硬領。好似那硬領阻塞了他的呼吸。一回。斷續的說道。「我殺死他的。這是實在的。——上帝救我。我殺死他。」史丹冬逼着道。「你殺死那一個。」麥爾地答道。「我在六年前殺死瞿絡爾。唉。讓我死了罷。」說完。他的身體一側。便倒在地上。又把兩隻手掩住他的臉。史丹冬屈了一足。踢在地上。把麥爾地的臉回過來些。繼續問道。「你殺死他。可是爲復仇麼。」那臥在地上的麥爾地答道。「正是。正是。因爲他對於我的往事發覺得不少。竟私自去警告那些和我往來的人。我知道他有意要破壞我了。故而就將他殺死。」史丹冬又道。「你怎樣殺

死他的呢。」麥爾地道。「我用手槍打死他的。」史丹冬道。「你打他的時候。可就在步行回家的當兒麼。」麥爾地道。「正是。那晚上天很黑暗。我躲在一堵牆背後。知道他必要從那裏經過。我打他時。沒有別的人瞧見。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天啊。你却竟知道的。」史丹冬道。「不錯。我知道的。因當瞿絡爾被害的一星期前。曾經對我提起過你。那時他雖然沒有說幾句話。但那種對於你輕視不屑的狀態。却很明瞭。後來你將他打死。並不留絲毫迹象。我却便料定是你。不多幾時。你就逃走出門。我一時竟尋不着你的踪跡。後來你被我尋着了。又用了種種方法和你接近。現在那公道的長臂。果真已把你抓住了。」這時有一個警士已走到他們旁邊。從旁邊言道。「是啊。犯罪的人。終究逃不掉法網。這句話確實不錯的。」史丹冬便立起身來向警士道。「現在我把這個人交給你。我想剛才他一切的說話。你都已聽清了罷。」警士答道。「我都聽得了。但我起先不無有些懷疑你。現在想來。實在是不應

當的。」那時葛路登和另一個警察，也已從屏風後面出來。彼此又交談了幾句。那兩個警察就把麥爾地押着往警署裏去。麥爾地的神經，這時已起了變象。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所以很帖服的跟了警察們出去。葛路登等那三個人去後，禁不住問道。「史丹冬，這件事我簡直莫名其妙哩。你究竟憑着什麼玄祕，竟會得使他自供罪狀。我可能到那空室裏去瞧一瞧麼？」史丹冬應道。「當然可以的。」於是他又領他的朋友重新進那間空室。室中的百頁窗仍舊關着。史丹冬先走過去開了。光線便充滿室中。葛路登仔細向四周觀察了一回，不禁作詫異聲道。「那真奇了。這裏除了這一隻靠壁的椅子以外，依舊是完全空的。我真不知道什麼緣故，竟會得使那人這樣驚怖。」史丹冬道。「這件事當真不是憑着腦力可以猜想的。也怪不得你解釋不出。現在你不是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麼？」葛路登道。「是啊。你若不給我明白解說。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了。」史丹冬道。「那麼，我就來給

你解釋這個疑團罷。你把你的眼光，瞧那椅子靠着的一堵牆壁。壁的中央，約摸離承塵兩尺光景。可瞧見有什麼異象麼？」葛路登果真仰目依着史丹冬所指的牆壁瞧去。略停一停，便道。「那牆上似乎有一個方形的痕迹。不過那痕迹很淡。若不說明，一定瞧不清楚。」史丹冬道。「是。其實不但是是一個痕迹。却是一扇可以開關的小門。」葛路登道。「可是通別一室麼？」史丹冬點了點頭。葛路登又道。「你可是在別室中置備了什麼東西。這小門開後，那東西就從洞口裏進來麼？」史丹冬道。「你如果願意等一下子。我不妨將麥爾地經歷的試驗，重新演一下子。以便你可以完全明瞭。」葛路登道。「很好。但我諒必不會像麥爾地那麼一樣結果罷。」史丹冬道。「你不須憂得。我知道你的良心，和我一樣清白的。況且我的試驗，祇能在一個人身上可以收效。那人就是麥爾地。」葛路登道。「既然如此。我要滿足我的好奇心。就在這裏等一下子。但你去了就來。不要多耽擱。」史丹冬應了一聲。便

從室中忽忽出去。一分鐘後，葛路登忽聽得一種輕微的聲響。他

葛路登的耳朵。葛路登仍一言不發。但定睛向白光瞧着。

向聲響的來處監視。

那方形的

小門已經

開了。接着

史丹冬已

回進室來。

他叫葛路

登坐在椅

上。自己却

走過去將

百頁窗關

上。室中又昏暗起來。可是一剎那間，猛見有一道燦灼的

一個小洞。洞口中有黑色的液質流出。掛在他的頰上。這

白光。照射在對面牆上。同時瑟瑟的轉旋聲音。重新震動

種形狀。一經矚目。誰也都知道額角上的黑洞就是槍傷。那



葛路登驚呼天道啊這是強羅路爾啊

忽而白光中顯出一

個人來。那

人的面貌。

特別放大。

臉上的縐

紋曲線。完

全清晰。眼

睛雖然張

大。却空洞

洞一些沒

有表示。額

角中央顯

面孔明明是一個死人的面。葛路登驚呼道。「天啊。這是瞿絡爾啊。」史丹冬答道。「正是。這就是瞿絡爾被害時的狀態。」葛路登乃斂神屏息的瞧着。他見那死人的狀態。逐漸的變動。等到末後。祇剩了一個可怖的骷髏。但那枯骨的手指。却向着椅子上的坐客作指畫的姿勢。一回兒。轉旋的聲音停止了。史丹冬忙奔去開了百頁窗。隨後望着他的詫異出神的同伴說道。「現在你明白了麼。」葛路登勉強從椅子立起。嘎聲答道。「哎喲。這真是我生平從沒有見過的可怖的東西。我勸你不要把這東西再教別的人瞧罷。史丹冬道。「你放心。我們倆就是最後瞧這片子的人哩。」葛路登道。「片子麼。唉。不錯。當真是一張影片。但你怎麼會想出這奇怪的計策來的呢。」史丹冬道。「這是我見了瞿絡爾的屍體而偶然觸發的。那時我見瞿絡爾直僵僵躺在地上。心裏暗暗忖道。「假使那兇人此刻也在這裏。瞧見了這種慘景。知道他就是造成

這慘局的人。那時良心內疚。也許會自認其罪。」因我時常抱着一種理想。那些行兇的人。起先抱着成見。一切不顧的將人殺害。但事成以後。如果能够使他親眼瞧見死人的慘狀。或親耳聽得孤兒寡婦們的哭聲。或是其他種種因兇禍而釀成的悲景。我敢說世界上如果真有公道。無論那兇人怎樣的殘暴。也終不能免良心上的誅責。須知天理的字義。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意味。但是到了某種時期。却誰也不能不承認的。你想麥爾地不是一個狡黠而矯健的人麼。可是一受天刑。竟變得這樣脆弱。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麼。現在大功既成。我應當吩咐我的助手。把這片子燒掉。你不聽得他的脚步聲音麼。他一定先出去哩。我們快跟上去罷。」說完了這話。史丹冬便挽着葛路登的手臂。急急離去那冷靜而空曠的古屋。

(完)

◎小說與儲蓄

小說與儲蓄、有相同之點、亦有相異之點、相同者、同爲供給、人精神上之快適、相異者、小說可憑理想、儲蓄全係實事、今之辦儲蓄者、每欲以小說之法、施諸儲蓄、所謂利益、所謂幸福、僅憑理想爲言、不於實事致力、因之儲蓄機關、中途失敗者、不知凡幾、夫儲蓄機關之失敗、卽儲蓄者蒙其害而受影響、此於儲蓄界前途、至有關係也、所謂儲蓄之實事非他、卽收受儲戶之款、有切實保障、日後不致落空之謂、此斷非紙上空談者、所能成就、故甚望有志儲蓄之人、確切考察、審慎於先、勿使追悔於後、此佈

按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現有八百餘萬元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本會詳章函索卽奉



因循

陸律西

凡是到過北京的。都曉得順治門大街有一家興利客店。房屋湫隘。門面頹敗。裏面的旅客大約都是推小車子的居多。因此人都稱他爲小車店。倒把他的本名忘記了。這天乃是六月廿六。天已傍晚。客人都做完生意回來。正在人聲嘈雜。揮汗如雨的時候。東面跨院裏有幾間矮小的草屋。裏面住了一個旅客。年紀約有三十幾歲。據說是從南方來的。身上穿了一件洗舊了的竹布長衫。腳上拖了一雙破舊的布鞋。他初來時。在循環簿上寫的名字。叫做胡恩祥。到現在約有一個多月。成天的長吁短歎。大有咄咄書空的樣子。近來幾乎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客店主人正想趕他出去。這天忽然有一個闊客到店來拜他。坐着新式汽車。片子上寫着田慶銘三個字。據說是從瀛洲

飯店來的。還跟了兩個隨從的人。官派十足。這瀛洲飯店。乃是北京有名的旅館。也是大家都曉得的。上等官房。每天要八兩銀子一客。所以普通的人輕易不敢請教。和這小車店真有天淵之判。店主人見胡恩祥有這闊朋友。便不敢去得罪他。因此又住下來。

恩祥見店家這樣勢利。纔曉得世態炎涼。真是可怕。不覺百感交併。心裏又是慙愧。又是怨恨。又是懊悔。想着我和田慶銘。本是一樣的人。論起門第才學來。那一件不如他。他眼前所處的地位。就是我應得的地位。是我一念因循。便誤到現在。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一同在山東家鄉讀書。我生性聰明。他的資質遲鈍。所以考起來。他總不及我。名字總在我後面。我們兩家都是世代靠着讀書做生意起

家。所以我們兩人自從二十歲上。便都出了書房。學那生意經絡。我仗着悟性好。凡事自然是一看就會。慶銘處處向我來討教。我便盡心告訴他。因此兩人結爲異姓兄弟。互相幫助。我比他小一歲。叫他大哥。他叫我二弟。情義真同親骨肉一樣。這年的端午。他約了我在他家吃酒。喝過幾杯之後。他便談起先人留下的積蓄。雖說還够支持幾年。但若像這樣坐吃山空。完起來却也很快。到那時赤手空拳。又怎樣過活呢。我們年紀都不小了。市面一年和一年不同。也該出去歷練歷練。借此也好曉得外面的大市。我便問他。現在應該辦些什麼貨呢。慶銘道。我們初次出門。只要博個彩頭。自然是揀穩當的做。本地出的府綢。每年客家辦運的不少。近來又添銷洋莊。如果帶到通商口岸去。除了關稅水脚。至少可以得三分利息。我看還可做。好在本地機戶。我也有幾個熟人。你願意辦。我還可以代勞。是不會吃虧的。我們兩人路上又不愁寂寞。借此出去逛一趟。開開眼界不好麼。我此時趁着酒意。十分高興。

便拍手贊成。恨不能明天就要動身。慶銘道。既是你同意。也不忙在這一時。我們還要預備行李鋪蓋。就是再過一兩星期也不遲。當下又談了些沿途的風景。和乘車換船住店的話。直到夜晚纔回來。上床便睡。等到天亮。一覺醒來。想起昨夜在慶銘家說的話。不該貿然答應他。我向來沒有出過門的。忽然要登山涉水。不是自討苦吃麼。俗語說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這句話不可不信。家裏又不等我賺錢來買米下鍋。急什麼呢。況且做生意這件事。賺錢蝕本原說不定。我現在年紀還輕。且過兩年再出去歷練還不遲啊。從此便把這話置之腦後。過了幾天。慶銘來。問起前天所談出去經商的話。可曾預備。我不好直告。怕他笑我沒有主意。只得囁嚅着說道。我和母親商量了再說罷。慶銘聽了。很覺詫異。便說這種事不宜遲延。我明天再來聽信可好麼。我說你忙什麼。這事不敢勞駕。等我來回復你罷。慶銘道。不瞞你說。我已經諸事齊全。準定十六動身。你要趕緊些纔好。我笑着答應。

了。等他去後，我想母親素來慈愛，固然是不願意我遠離。但這事關係我終身的事業。我如果一定要出去，母親也決不肯攔阻。但我心裏總是游移不定。正在想不出推托的話來。第二天早上，拿了一張報紙看着，見專電裏有幾個大字，載着某處將有戰事。雙方已均下了動員令。指日就要開火。客商均裹足不前云云。我看了大喜。難得這現成的題目。斷沒有在槍林彈雨裏去做生意的道理。正要告知慶銘，他却先來了。一見面便問我究竟去不去。我上路上不平靜的話說了一遍。慶銘正色道：「男子漢做事要有勇氣。如果畏首畏尾，不是連婦女都不如麼。你既然不願意去，我也不好勉強。我的貨已辦齊。明天就要動身。這回原爲了你，纔就誤這幾天。依我的主意，說走就走。此刻敢好到了。我還想勸他不可冒險。他已站起來走了。我這纔到了裏面。把這件事稟知母親。母親說：你們既然要好一場，也該盡些朋友的道理。當下便做了幾樣菜。明天在家替他餞行。又買了幾樣東西。我親自送去了。帶便約

他。豈知到了他家，據家裏人說，一早就動身了。還留下一張紙條，是給我的。我忙接來看時，仍是勉勵的意思。大概說是：「晏安鴆毒。家中萬不可以久戀。我這回總算替你做個前驅。等大局稍爲平靖，務必出來做些事業。光陰迅速。百年易逝。我也得好個伴侶。想你應該曉得。我此次或至津或至滬，尙在未定。隨後再寫信奉告。」這是他出來做事的初步。我纔曉得他是很有決斷的。當時覺得他勸我的話很不錯。牢牢記在心上。從此我對於戰事很是關心。報紙一到，就找頭一張的專電來看。但是越看越不對了。不但是戰事蔓延，而且臨城一帶土匪四起。未免替慶銘耽心。又覺得自己這回沒有同去，真是萬幸。過了半月，忽然接着慶銘來信，說是這回因沿路戒嚴，打算由旱路繞到上海。不料走到皖北地方，遇着土匪。所有帶的貨色行李，竟被搶劫一空。現在住在一家客寓裏，手無分文，不能前進。專等家裏匯錢去接濟。但是家裏也沒有現款。只有變產的法子。越多越好。務必請你幫忙。我看

了更覺得我這回不去很有見識。不然眼前不知怎樣苦惱啊。但看他來信。仍是奮往直前。並無一些懊悔的意思。彷彿同打仗一樣。只有前進。沒有後退。不得最後勝利。誓不回家。他既有託我的話。當天我就到他家去。果然他家裏正在慌着。我幫着他們把田產抵押了一千塊錢。交銀行趕緊匯去。從此便有二三年沒有接着慶銘的信。但是我家的景况。却也迥不如前了。

那時我已經娶了親。家裏人口越多。開銷更大。真是應了慶銘的話。有些支持不下去了。我統盤算了算。十分節省着用。不過還有兩年的用度。到了那時。難道都喝西北風麼。除了重理舊業。更沒有第二條路好走。但我自問生意上一無經驗。如果一個人出去。實在沒有把握。照我的家當。已經成了孤注。竟是能賺不能賠的局面。怎樣還能嘗試呢。後來想起。我有個內弟名叫王叔梅。向來做草帽辦生意。只得跑去和他商量。他開口便說。事有湊巧。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至親。纔肯同你說。現在正有一個外國人

帶了十萬資本。來收草帽繢。他因爲內地情形不熟。所以住在省城。只要有上等貨色。他肯出重價收買。你快去。到四鄉收了來運去。越多越好。大約來去不過三四十天功夫。三四分利息。總是有的。我車子已經叫好了。你只要備了本錢。我們同去便了。我聽了大喜。當下定了動身的日子。我回到家裏。便和母親說了。把家裏所有的搜集攏來。又四面張羅些。湊成一千塊錢。又把行李收拾停當。不料動身的頭一天。夜裏下起大雨來。我便有些心灰意懶。想着等天好了再去。諒來也不至於誤事。便上床安睡。一忽醒來。天已大亮。側耳一聽。雨還是點點滴滴的響。正想蒙起頭來再睡。忽聽見王叔梅跑來叫道。你還沒有起來。敢是生病麼。我朦朧說道。這樣大雨。怎麼好去呢。叔梅笑道。做生意的人。衝風冒雨。乃是常事。這樣怕起來。還能够做事麼。你既然沒有起來。我不能等你。只好先去了。說着走了。不料春雨連綿。一連過了幾天。纔放晴。我只好帶了本錢。到四鄉去收了些草繢。單僱了一輛車。裝到省城去。好

容易纔找到王叔梅的寓處。問起來曉得外國人貨已收足。後來的一概不要。叔梅因為來得早。所以很是得利。我忙把運來的草帽纜給叔梅看。纔曉得因為外行的緣故。出了貴價。進的都是次貨。一時想脫手很不容易。叔梅早辦了別貨先走了。我又過了些時。只得賤價銷去。計算起來。吃虧二百多兩銀子。這時正是北貨上市的時候。我見各處客商來辦棗子栗子核桃花生的不少。我便想儘着所餘的本錢。去做這種生意。轉念一想。又怕蹈了前回覆轍。進退兩難。當晚寫了幾封信。內中一封是稟知母親。其餘是和知己朋友商量。等他們回信轉來。有贊成的。有說不敢遙斷的。時候却已就擱了一個多月。我纔把貨辦齊。運到江蘇上海。豈知向行家一問。大家都說可惜你來遲了。如果早一個月。同樣的貨要漲三分錢咧。倘若再遲下去。不但跌落。只怕還沒人過問呢。我只得趕緊脫售。這回除了水脚旅費總算沒有蝕本。已是萬幸。

自從這兩趟生意做過。雖說沒有賺錢。人情世故上却添

了許多閱歷。我纔明白受困循兩個字的害處不少。自己也痛改前非。無奈平日雖想得好了。到了臨時。又糊塗起來。因此所做的生意總是件件落人後。失敗的多。得法的少。十幾年來總算勉強敷衍過去。所抱的不外乎得過且過。聽命由天。八個字的宗旨。我也不去細說了。到了上年。我的經濟越發困難。想着我的性格既和商業不相宜。只有另尋別法。況且古人說的。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我現在手無分文。生平除了稍微懂些書算。沒有別樣本事。要給人家做個夥計。所得又不够用。正在左右為難。有人告訴我說。田慶銘現在已經由商而官。做到財政次長。現在北京。很是得意。你如果去找他。要個事做是很容易的。我當下很是歡喜。便問了他詳細住址。打算立刻去找他。我家裏的去和叔梅說了。他便送了一百元來。作為路費。但我轉念一想。慶銘才具平常。做生意還可。那裏就能做官。天下同姓名的很多。怎曉得不另是一個人呢。就算是他。我們從前固然要好。十幾年不通信。怎曉得他不改了脾氣。

況且官場最是勢利的。萬一他也沾染了習氣。反臉不認人。我又怎樣呢。北京路途很遠。路上倘有意外。舉目無親。怎樣回來呢。因此躊躇了許久不敢去。後來還是叔梅來催我。說你既不敢去。何不先寫封信去試試看。我依了他。不料等了三個月不見回音。我越疑惑另是一個田慶銘。不是我那朋友。後來還是一個同鄉從北京來。說起慶銘十分念舊。見了我的信。很爲關切。但是沒有工夫寫回信。叫我趕緊晉京。總有位置。我這纔放心。但是節氣交了大雪。正是封河的時候。不能北上。只得等到開春二月裏纔到了京裏。臨要去見他這天。又想起。他既做到次長。門前來往的一定都是闊人。我身上的衣服寒酸。慶銘雖不笑我。豈不要被旁人恥笑麼。因此又退縮起來。但是眼前實在沒有法子。又想起論語上纏袍不恥的話。纔硬着頭皮去了。豈知見面之後。慶銘十分歡迎。仍舊是從前的樣子。並沒有自大的意思。談了些別後的話。到怪我來得遲了。已經有幾個好機會被人家佔去。當下便留我吃飯。三杯

過後。我便問起他多年不通信的緣故。慶銘嘆口氣道。我雖奮勇前進。吃的苦楚却也不少。自從那年被匪徒搶劫。家裏又寄了一千銀子來。我不知辦什麼貨好。正在躊躇。聽見道路傳說。蘇州近來瘟疫盛行。各處客人恐怕傳染。都不敢去做交易。因此糧食缺乏。比平常價錢加了一倍。我想這倒是難得的機會。便把生命置之度外。把所有的資本全辦了雜糧。運到蘇州去。果然銷路暢旺。各行家都出了重價。搶着來買。計算起來。不過四十天工夫。除了開銷。竟多了四百塊錢。可是帳還沒有收齊。竟染了重病。睡在床上昏迷不醒。十分危險。幸虧遇着一個西醫。好容易纔救了轉來。又養了半個月。纔復元。算起醫藥費來。不過幾十元。還是合算的。從此所做的生意。處處得利。但因爲我的性子癡直。說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十幾年來。兩次落在水裏。一次遇着火車出軌。一次受了炸彈攻擊。却都死裏逃生。得有今日。和好友重復相見。自問我一生別無長處。所可自信的不過是辦事有決斷。和不肯失信用兩

件事。今日居然名利雙收。很是慚愧。說着哈哈大笑。拿起酒杯來乾了一杯。我也陪了一杯。問道。你是幾時從商界改入政界呢。慶銘笑道。你還是這樣拘執。現在的時局。有了錢。還怕沒有官做麼。但是我這官。却並不是鑽謀運動來的。當時他們看見我在商界手腕靈活。便把那些資本家。實業家。經濟家的名詞。一齊推在我身上。想借此利用。舉我做本省實業廳長。我自問毫無學術。幾次推辭。他們那裏肯依。逼迫着我去到任。不上一年。又轉了財政廳長。又過了一年。便內調進京。做到現在的地位。常時想起你來。很替你可惜。想你的才學。如果當日和我一同出來。一定早已得意。眼前地位。在我之上。還說不定咧。我們相交多年。深曉得你的性格。所以我臨出門時候。會有幾句奉

勸的話。後來曉得你東西奔走。縱然寫信來。未必能收到。所以沒有寫過第二封信。大約像你這種脾氣。不經過一番大刺激。是不能改的。好在 you 年紀還輕。只要能够痛改前非。眼前還來得及啊。當晚我回到小車店裏。想起當日只因一念因循。所得的結果。比較慶銘竟有天淵之判。聽他這一席話。可見因循兩個字。竟比着盜匪瘟疫水火刀兵還要厲害。真是誤人不淺。借此倒可以警醒世人不少。過了幾天。慶銘到小車店裏來回拜。又帶了五百元來送我。據他說。現在時局艱難。辦事棘手。不久就要辭職。不犯著再薦別事。將來回到家鄉去。打算與辦一種實業。那時再借重大才罷。

(完)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瑟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二十
九號任博洋行



顧須

錢起八

顧須世同里。幼同學。長同業。兩家夫妻老幼相善也。顧得男。須得女。育子同年。羊酒相與賀。約爲婚姻。曰。他日顧得女。須得男。同今日相樂爲歡。張飲召鄰里。交相字。顧子曰。壽須子曰。貞曰。他日相易則相更。鄰里同稱焉。顧工心計。須則儒人也。耕蠶居積。家稍稍興。而顧設帳村塾。產益落。婦子作苦如農家。而須設肆巨鎮。移家就之。妻有弟多幹。主甚業。母女紛華。類縉紳矣。壽貞生之三年。顧得女。須得男。顧持羊酒賀。須曰。不意往日之言驗也。兩家之祖。其實憑之。須妻弟自內出。引觴徧酌。曰。日月更矣。人事遷流。顧既壽。須富矣。我其以富名我甥。亦以誌兩家往昔之歡。顧

無言。遂盡歡而散。顧返。字女曰信。曰。往我有男。謂他日子當女。今果女。曷謂弗信。因以信名之。信之十七年。壽二十歲矣。須死已十五年。顧亦垂垂且老。使鄰里論婚於須。曰。我老且死。信未字人。顧早覩壽之有室也。吾家貧多賤。可勿令吾子媳。其猶能及吾夫婦習之乎。須妻弟使人對曰。婚姻之言。雖無媒妁。所不敢忘。抑以家遭閔凶。先夫早世。吾母女孤寡。大懼無以自活。玷累高門。所不敢微俸口舌之歡。於廿年之久。以招匪耦之謗。不然。豈有他焉。顧怒曰。正以吾老友之舍其言於地下也。我生則許之。死而背之。人其謂吾何。吾父子雖弱。敢不力吾婦體粥之養。以貽

母憂。死者之食其生言。亦生者責之也。吾兩家之歡。惟茲一言在矣。老夫存也。敢勿圖之。須乃許之。期以開歲之春。壽病肺。入秋而劇。勢侵尋。願使速期於須。須母曰。聞其子病。我惟此女。何可誣也。且已卜於春。我妝奩之未實。亦豈夫子之望。願曰。我子固健。可衆觀也。惟人之求。乃爲貨乎。乃僞裝夜發。謂子得遠方巨室聘。教其子女。且曰。今年或勿得返。婚仍舊卜可也。嗣乃僞作子書示須。曰。巨室得某方面援。將出從政。挾吾子行。吾子以冬返祖道。明春弗欲歸矣。須意動。疑之。願曰。吾意仍以冬娶。及期吾子不至。或如外人言病弗能興。則吾弗再請矣。秦晉之絕續。一惟命之。須乃誓而從之。壽病益急。願謀以信代。曰。吾女肖兄甚。信不欲。哭於其母。曰。彼亦人女也。兄疾苟殆。將何置之。且兒何顏爲此。其母諫其父曰。我之與須。禮問之不通有年矣。吾夫婦子女力作。亦至於暮年。雖婦多財。吾與子何心下之。不下之。何以安之。我微聞吾子不欲。慎毋增吾子之病。抑亦非信志也。人女多財。吾女實貧。使爲人知。尙齒吾

女乎。願涎婦貨。又憾輕己貧。負富信之約。欲甘心焉。斥之曰。婦女何知。召占宅者曰。當得大喜。疾可瘳。與相祖墓。曰。穴當蛇。弓盤而發。小磨折。乃大昌。詢推命者曰。西南有貴人臨助。西南坤也。遂定。貞旣來歸。見壽於房中。壽已彌留。自牀持其手泣曰。我負汝。然子身猶完。我死。惟子之適。勿我念爲也。貞哭。信亦哭。曰。吾父有命矣。子之不壽。天也。妾敢忘吾父之命。壽涕泣而絕。須舅。智警人也。方事。固已疑之。偵壽且死。願亦以暴疾告。須母搥胸散髮哭曰。我欲吾女。今者之事。人莫不知。願乃殺吾女。須舅解之曰。嫁匪如奕。奕不當。猶可悔。或不可悔。况嫁女乎。汝女今人媳矣。命也可奈何。因附願耳言曰。我聞汝女喬其兄。人言藉藉。可畏也。汝弗知乎。我爲兩家之歡。敢弗直告。抑吾姊之哀。而致死於其女。亦可懼也。子不早爲計。尙欲以詐免乎。願惶急求計。須舅曰。吾亦何計。復勸其姊曰。死者弗復生。爲外人知。徒資誹笑。亦非吾甥女之福。不如仍以喬塔來。吾親族設一日之讌。歸而成喪。固非難者。在我旣終其吉禮。亦

西 笑

面後在跟

胡文煒



11

以間執外人之口。曷若以兩敗爭也。顧謂須曰。他日吾甥女之往來歸寧。與其終身之養。亦惟母家之權與有焉。則可。顧謝而諾。歸告其女。女哭曰。兒何罪。一之無地。而於再乎。顧哭而強之。遂重喬其兄。偽若婿偕新婦謁婦母者。至須居。須舅大會賓客親族。堂上下鼓吹。密戒壯男子四五人。覆壻。勸酒。婿從者盡擯堂外。強醉之。使勿近壻。賓客更侑壻。壻謝弗能。輪觴更酌。周而復始。必強壻。壻辭醉。客必微沾之。須母自中出。戒其族子弟曰。勉為壻樂。壻與辭。不獲。益飲壻。座上微以言侵壻。顧家召壻者五六輩。須舅拒

門外弗納。壻弗得出。須舅聲言曰。今日壻宿岳家。與小舅同榻矣。小舅富也。與信同年生。今亦十七歲矣。壻父糾衆至。將篡壻。須妻弟使告之曰。慎毋動。座上健者亦有徒。吾壻勿以武出也。遂議顧以裝奩歸。須辭須婚。且明壻詐。曰。顧壻已死。須女固尚未有夫。須乃出其壻。明日。顧氏以兄妹壽與信之喪聞。貞知之。歎曰。吾已許吾夫。今又死吾小姑。彼亦其父之命也。遂自經而死。須家亦日衰。返故里。里人兒歌之曰。顧須何。何須顧。兩男壽富如春夢。兩女貞信化煙霧。相須相顧為何誤。何須妻之自出也。故有云。(元)

有兩個善于跑步的，爭論他們自己的速度，甲道：「我無論如何的跑，總能勝過了你。」乙道：「哈！你能勝過我麼？我隨便如何不信，現在我們可以跑一跑，從此地到格白蘭去，看究竟誰先到。」甲道：「好是好，但是我可不認識路徑啊！」乙道：「那到不要緊，你可以跟在我後面啊！」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尋常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樊德摩斯奇
案第六集

白骨黃金

(續)

原名 Le Policier Apache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十三章 壁孔頭顱

(一)

一日星期之午。杜愛莎蹀躞福音路新居寓室之內。整理傢具。着意鋪陳。器用非夥。大都樸素。而自愛莎目光觀之。一一可寶。此身年前。疊遭變劫。焚燬孤獨。舉目無親。親者惟此傢具器用耳。愛莎自皇冕街舊寓遷來。已兩日矣。朝夕事工。乏暇潔治居室。今日值星期。乃克一爲整理。

且喜是日清風日麗。陽光自戶隔射入。向人如展笑靨。室有窗。憑窗可望街角景物。對宇幸無居屋。不致開窗輒望。見惱人之居鄰。寓趾距所傭工之商店密邇。尤所幸喜。商店在奧北飛鷗之區。(Quartier d'Auberwilliers)傭書



箇中有年已。新居遷定後。別獲消息。似可得一女司賬員之席於布羅弱林苑一大酒店。入息較豐。地位較崇。頗望其能成事實。是日蹀躞室中之際。且步且思。室中積垢。初經掃除。灰塵飛揚。咽喉爲噎。觸鼻奇癢。因啓窗。憑窗闌靜眺。藉甦憊困。芳衷無俚。則思過去未來之事。以自遣。俄有所觸。春山微皺。明如秋水之雙眸。忽呆滯而失光彩。則方念及范駝也。愛莎之於范駝。初始頗致愛戀之忱。一旦入訐者之言。遂鄙夷之不齒。而芳心扣扣。時迴念其人。每一念及。嫉怨愛憐。莫衷一是。身遭百劫。樊德摩斯實爲禍源。阿兄碎屍。老父殞命。一一死於樊德摩斯之手。不虞箇郎乃樊黨羽。甚且有謂是樊德摩斯化身者。手不能撲殺此獠。以報父兄之仇。則亦已耳。安能以清白女兒身而遽偶賊……有時又念秀俊豪邁如彼人。而失身爲賊。其可信耶。百念交繁。不知所可。惟以人言噴噴。潔身自好。宜遠避之爲是。故遷居新寓之時。力誥誠杜媼。勿以地址語告任何人。以免己所不欲接見之人來擾。遷居二日以來。頗以

寂靜安謐自憙也。倚窗靜作遐思之際。門鈴驟響。有人叩關。愛莎驚愕。默付來者緊誰。與人無約。曉其過訪。遲疑有間。不欲啓扉。已而聞室門之外女閨語聲曰。女士睡熟耶。抑雙耳重聽不聞鈴聲。令人久佇室門之外。於理焉得謂平。愛莎乃往啓關。見女閨之後。立一中年漢子。約四十許。御白布罩衫。爲工人治事之衣。左臂腋下挾紙數巨束。右手擎盂。內盛膠液。盂中置有木柄膠刷一事。工人見愛莎啓扉。不俟伊人展吻致詰。遽與領首爲禮而言曰。吾業裱褙。寓屋之「破皮鵝」詔吾來。爲女士裱褙垣壁。愛莎應曰諾。此中全室皆須裱褙一新。君將何項紙張來。儂獨不能一擇紙張之顏色與花樣耶。工人曰。云何不能。我將有紙張多種來。聽憑選用也。言既又笑曰。女士以爲我來。能不一間居室者所好。便率臆裱褙。潦草塞責歟。否。否。我必聽女士任意挑選。必期合用。如女士意之所喜。而後從事於裱褙也。女聞見狀。知引見之職已盡。因曰。此間無事須我。我且返室。今日午後。約有親友多人來須往接應也。言

下自去。愛莎導工人入內室。室在進口之彼端。室內有新砌牆壁。爲愛莎請於莫石。砌築以分寓屋爲二者。工人進室。翹首四顧曰。室幽寂。頗宜多情少女若女士者居。愛莎淺笑曰。君誤矣。儂魂夢中。亦無情戀之思緒。工人笑應曰。女士自誤耳。人孰無情。而况少年美好如女士。愛莎不欲與工人作無意識之絮絮。旁顧而言他。曰。今日星期。人皆休息。君何獨事工作。工人應曰。以我星期一別有所事。未能工作。故今日破例一事工。庶無所失……雖然。絮絮閒談。徒耗時而曠工。今且事事。因置所挾紙束樓板之上。展示愛莎。請選擇所好。且曰。女士胡擇。此中有蔚藍如天空之雲。粉藍如玫瑰之瓣。淺碧如秋潭之水。更有嫩黃輕紅。嬌艷如子。愛莎無意共渠多言。略事選擇。以蔚藍之色爲佳。語工人以所好。且曰。儂過鄰室。整理事物。儂君有需儂之時。揚聲見召。當自來也。言既欲去。已而又曰。有畫架一巨幅。懸挂頗費力。阿儂荏弱不能勝。君能惠助儂。爲儂一張挂之否。工人曰。女士有所委囑。敢不唯命。但望女士

不我鄙棄耳。愛莎莊顏勉爲一謝。頗自悔不應干求彼人。致有言辭之輕薄。於時且顧工人之速去。而其人事工。故自紛擾。似以多延時刻。不欲遽行了事者。愛莎過前室。掩兩室互通之門自理所事。曾未幾時。聞工人錘釘入壁。忽失聲嗟咄。愛莎異焉。疾步而趨。擬往覘視。乃工人猝自室內緊握門扉。不令啓。愛莎恚呼曰。君何事不任儂啓扉。工人隔門應曰。女士勿入。女士勿入。愛莎曰。究何如事。阻抑儂不令入。工人曰。女士以弗入爲佳。愛莎怒曰。寓室爲儂之居。柰何禁不令入。趣啓扉。言際。聞室內工人。振轉門鑰。下鍵鎖閉戶扉之聲。隱約可聞。愛莎益怒。大聲曰。趣啓扉。趣啓扉。儂爲此室賃主。必欲一覘室內事。君爲外人。胡遽鍵扉。拒儂室外。工人毅然對曰。我不欲啓關。自有不啓關之故。子不謂然。任子意可。愛莎大怒。力撼門扉。門鍵莫由啓。愛莎怒極。出室。臨梯廊。扶梯欄。極力呼喚。喚人來救助。樓上下同居之鄰人。皆大驚。聞聲。出問所以。女關亦聞呼鬧聲。拾級從樓下奔來。愛莎面衆。語之故。女驚訝且怒。揅

袖露臂。進前室。力搖鎖閉之門。大聲噴叱曰。趣啓扉。否則不與汝干休。室內工人。漠不爲動。昂然曰。任汝竭力。搥門。我不啓關。室外麇集。鄰右多衆。聆工人應女關之言。駭詫不置。有人曰。其人強佔人室。抗不啓關。非盜賊。亦必喪心病狂之流。宜報警察。免爲女士禍。女聞復搥門。令啓扉。謂不啓扉。卽報警察。工人漠不爲動。但曰。往報警察可。

(二)

數分鐘後。一巡長率一警察。聞訊趨至。女關導以入愛莎寓屋之前室。指門以告。巡長拍門曰。趣啓扉。我本區巡長也。聲發。便聞室內工人步近室扉。振轉門鑰。拔關啓扉之聲。俄爾。門半啓。工人露半面。語巡長曰。巡長來大佳。此間有事。正須大駕蒞臨。一爲踏勘也。又曰。警察先生。請暫勿進內。不如留室外。阻禁婦女閒人。勿濫進。此間不能容閒雜人也。工人語時。容色至端肅。巡長爲動。顧警士曰。汝可留室外。勿容人闖入。因從工人進。工人導之面室中新砌築之牆。指而語之曰。君且視此。巡長視牆。牆白潔無他異。

細察久之。曰。牆壁無所有。但一小癩點。色紅或赭黃。汝以此示我。意何屬。豈有意愚弄而戲我耶。我且問汝。汝何事閉關鍵扉。不容賃居此屋之女士入。工人聳肩曰。且置此。敢問巡長。於牆上癩點。意云何。癩點之發現。至奇特。我錘釘入牆。釘入牆未深。癩點濡漬。透釘孔而出。得毋大怪事。巡長曰。區區小癩點。何足異。汝強佔人屋。不容賃者入。得毋有野心。而以此戲我。汝且從我官裏去。處汝以擾亂他人治安之罰。工人淺笑曰。君以此爲淺。不足輕重耶。言際。拾錘輕敵。癩點四周之牆壁。牆上硝灰。墜粉紛紛墜。露磚。工人更運錘。一磚碎而下墜。更碎三數磚。磚落露小孔。孔內頓呈怪現狀。有物如人首。色灰敗而紫。似屍骸之顛。巡長駭震後却。工人亦動容。巡長惶頓。囁嚅而詰工人曰。此何如物。此何如物。汝宜告我。此何如物。工人曰。此何如物。殆有死者。爲人瘞屍骸。磚牆之內。巡長悚然曰。天乎……又發生謀殺案矣。宜報警官來勘驗。工人頷首曰。君言大有理。類此之事。非有警官來勘驗。案情莫由白也。

巡長疾馳出外室。諭佇立門外之警士曰：賈普肅。趣還署報署長。請速來。此間勘檢有命案。室外之衆。聆言皆大驚。愛莎尤惶恐。踉蹌而前。欲從行入內室。覘所以。巡長止之曰：女士勿入。此中事。非少年女子可得而觀。女聞且伴守伊人。語既立掩門。下鍵而入。禁外人之闖進。還內室。工人以室內鋪陳未葺。無椅案。席地坐。愉然燃捲烟自吸。且取一枝。上巡長曰：室內有屍。發惡臭。宜吸捲菸以辟之。巡長受捲菸。以工人臨劇變。能鎮靜如無物。頗以爲異。而已則震恐失常。肢體抖顫。擦燐寸至兩三番。始克燃着捲菸而吸焉。俄聞樓下有急步登樓聲。識爲警官來。立投菸枝於窗外。旋聞門鈴震動聲。巡長往拔關視之。果警官也。警官短矮而肥。巨腹便便。盆息奔來。排衆而入。矚眸視壁孔頭顱。頭顱嵌在牆壁灰磚之內。厥狀奇慘。更顧工人。工人席地坐。啣捲菸。愉然而吸。警官詰之曰：汝爲誰……此中何所遶……牆穴之人又誰某……汝何由發見之……而汝又胡來。工人曰：公自視之……警官不俟其言之畢。

而應曰：視之……何視……工人曰：視室中公所欲詰者。自能知……警官曰：我所欲知。所欲知。則……則……茲且叩汝。此間何所遶。汝何從發見此。工人森然起立而應曰：我何從發見……公須知。發見此類事。職不在我也。公等職掌所在。柰何轉以問我……雖然。凡力之所能。敢不効棉薄。以爲公之助。語際。拾錘。行近牆壁。敲孔穴之四周。且錘擊。且言曰：女士命我代掛畫。我敲釘入牆壁。釘入而血濡於牆。磚牆而出血。事大可駭人。我不敢妄動。而人召警察來。我面巡長。敲牆去磚。乃見頭顱。省知案情。有涉刑事。因倩警士速公來……公今來……我意不如更破壁。出全骸。觀究竟。警官曰：破壁可。工人匆匆拆磚。破垣壁。露屍骸全副。狀至慘。蓋有人瘞其人之屍在牆壁。屍身無掩遮處。塗石灰殆滿。皮膚多半爲剝蝕。幸屍骸梗概猶完備。可檢查。脊骨之頂。上積瘀血如瘤。創痕劇鉅。慘不忍睹。屍身御藍色而銅鈕卸之製服。望而知爲銀行收賬之跑街。工人檢閱銅鈕卸。失聲曰：國家銀行……噫。警官！此人

殆旬日以來。喧傳失蹤之伯納。而警探所百索不知其所。在者。警官嘆喑曰。其人奈何瘞在斯。工人曰。奈何瘞在斯。決必有其故。其故非我所可知。以臆測之。人疑伯納被殺在聖法學街。而此屋之「破皮鵝」。蓋聖法學街之莫石……警官曰。莫石乎。當遣急足往捕之。工人曰。公過矣。其人儻爲莫石所謀殺。則殺人者。決不藏屍寓屋之牆垣以自禍。兇人之可疑者。別有在。警官曰。可疑者誰。工人曰。聞之人言。伯納最後往收款之家。爲卜雷之居。卜雷不其可疑耶。而壘砌此牆之巧人。亦未始不可疑。警官曰。巧者誰。工人曰。吾惡乎知之。偵查之職。固在警探……警官愕眙不能對。工人又曰。猶別有可疑之人焉。寄居莫石樓頂小屋而槍傷三警探者。亦可疑之一人也。警官曰。汝謂伯納之死。范駝所戕耶。工人聳肩曰。我但舉可疑之人爾。未嘗詆誰某之爲兇。誰歟爲兇。非我所敢問。我但言所知耳。警官徐步近工人。雙手撫其人之肩。凝眸正視曰。凡此種種。胥奇詭而駭人。汝且告我。汝何由在是。工人曰。公豈不

見。我固一裱褙房屋之匠役耶。我來此。糊裱牆衣耳。警官曰。今日星期。汝來裱褙房屋歟。工人曰。然。警官曰。星期而猶事工作。殊費解。矧汝審度事故。灼然如目睹。此案猝然發現。劇驚人。而汝熟視如無睹。此案至詭諛。而汝夷然不爲動。以若之爲人。而有此膽量。與智慧……工人不俟其言竟而應之曰。工人豈必盡愚騷。而智慧不能有耶。警官自省失言。亟自文飾曰。否。我言非謂工人不應有智慧。特駭奇於汝行止……汝來此曾不數小時……自言敲釘入牆。而牆出血……破壁而顯露所藏瘞屍骸……靜俟官人之來。而條陳意見……汝於此云何。工人曰。我不云何。警官曰。案情之真。我雖未及盡知。然似無不可拘汝。以……工人截止其言而應曰。拘我。無不可。但恐公有不能拘我之情。警官曰。試言之。工人曰。諾。語時解白布罩衫。工作之服既脫卸。頓露華美整潔之上流人服裝。領袖白皓如雪。去鴨舌軟帽。帽下壓耳根。帽去。現蒼白之髮。眉宇英俊而豪邁。更探手衣袋。出絹帕。拂拭雙履塵垢。則煥然紳

士之驕也。昂首平視警官曰。公或能識我爲誰某。我湯豹。

美利堅偵探。以助貴國警探逮捕樊德摩斯而來也。蒞巴

黎數日於斯矣。言下復領首。冷視警官曰。得遇貴官長於

此。亦湯某之榮幸。言下。略略腰。驛折與爲禮。邁步近室

扉。欲趨而出。警官呼止之曰。先生何言……先生言……

是湯豹先生歟。湯豹曰。公言此。豈不我信。而令出證左以

示耶。警官謙謝曰。否否。我何爲不信公……尊容。報端一

一都載有。入目可識。又何疑。唯是。我所欲請詰。詰公得毋

視此案亦樊德摩斯所爲否。湯豹曰。此案亦樊德摩斯所

爲否。我今何由知。然以我意推測之。似不盡可信。此情容

後細與公言之。今且告別……警官又呼止之曰。公勿遽

去。湯豹曰。公別有所詔我耶。警官期期焉應曰。唯唯。否否。

公奈何遽行……遺我在此……置屍骸不顧……警官

囁嚅不知何言而可。卒乃毅然曰。倘有所需於公……湯

豹出謁授警官曰。頃已告公。我名湯豹。下榻在德美飯店。

僅法蘭西警探有需於我者。遣人往召我。無不奉命維謹。

警官受謁。不及更有言。湯豹已飄然出室去已。

第十四章 瘋人袋裏卡片

(一)

司法部公事房傳達吏雷岳與蒯班。是日之晨詣署。爲時

尙夙。部員多有未來者。雷岳閒行於前廳。伺應之室。手攤

毛揮。左右塵。拂掠垣壁。以去塵土。垣壁髮青碧之色。空坦

無所張挂。蒯班雙手插衣袋之內。從行雷岳之後。如是者

不及五分鐘。雷岳有黧色。插鷄毛揮於牆隅。一紙兜之內。

反顧蒯班曰。今朝天氣直恁燠熱。蒯班無言。但一領首。徐

步近室中巨案之前。就一巨椅坐。雷岳亦坐其側。順手取

案面報紙展閱。蒯班無俚。則以鉛筆擦擻鼻孔。斜睨時鐘。

微語曰。八點四十五分。更十許分鐘。部員麕集。趨謁者如

就市。吾人將不勝其煩。世人不識究竟。每謂吾儕清閒而

生豔羨。豈不可笑。雷岳讀報如故。蒯班旋亦就雷岳手中

讀所展覽報紙。蒯班忽叩曰。夫已氏得毋已遷入耶。雷岳

曰。似然。且聞宵來已遷入署。晨間七鐘左右。我曾一見彼

於前院。關人告我。謂即是渠。覘狀有走馬上任。不容或緩之勢。蒯班詭笑曰。吊者在門。賀者在室。覆轍匪遙。渠獨不懷懼……雷岳曰。我則可憐費朗之死。死至突兀。人生如朝露。富貴何足恃。費死於我。固無足輕重。而其人豪爽能惠人。視碌碌餘輩。較爲難得。蒯班曰。不知新來之彼。究如何人物。雷岳曰。其人何名。我似曾見之報端。似名……藍諦……否……藍泰也……視之。此上適有渠影相。二人共視報端所刊新任司法總長藍泰小影。雷岳曰。其人禿頂。蒯班微笑曰。然美鬚髯。又故作詼諧之詞曰。願樊德摩斯勿割此美髯去也。雷岳曰。樊勿復能有所爲。橫霸無畏之渠。今已遇有敵手。或且敗下風……蒯班訝曰。敵手者誰。雷岳曰。美利堅偵探湯豹也。汝不見日來報紙。載湯豹之事。佔大多數篇幅耶。已而又曰。雖然。湯豹之來。果克有成乎。費朗之死。於本部無形中。實受絕大打擊。我雖非未卜先知之人。而據情揣度。內閣命運。似難延續。不久又當改組也必已。蒯班笑曰。刻已夏中。諸大人先生。俄當一擲擄行裝。分投歇伏避夏去。在此期中。當無所更易。改組之說。其在秋涼之後……語未及竟。雷岳忽噫氣曰。止。門外似已有人來。吾儕勿復再絮絮。言際。果見有華服少年戴圓頂之冠。操行杖高視闊步。昂然逕前。二人視少年。素未謀面者也。雷岳呼止之曰。先生。先生。其人逕前不顧。雷岳離座起。急步往掣少年衣袖而詰之曰。先生何赴。少年曰。赴總長室。蒯班亦起尾從。若爲雷岳助威。悻悻曰。先生視此間。猶公共游戲場。掉首逕入出入無忌耶。如其然。則衙署尙何須於我輩傳達。先生詣部。竟不待傳達。少年睨二人。慍見於色曰。我。句我阿脫德蒲南甘也。二人同聲應曰。蒲南甘又如何。蒲南甘怒曰。汝曹傳達。應識我誰某。我總長室辦事。新任藍總長室之辦事員也。言時。自衣袋出名刺一。示二人。蒯班受謁檢視。冷笑曰。總長今日比視事。先生官銜已喪。然刊印名刺之上。何其速也。又焉知我之必……雷岳悄製蒯班衣袖而止之。咕囁曰。吾有所聞。客固新總長之親信也。立作詔容。面蒲南甘請曰。祈公

怨吾曹有眼不識泰山。小人請導公詣總長室。蒲南甘微晒從雷岳行。蒯班悄自歸坐。無何。部員之來部者。漸繁。衆各辦公處。不若頃間之沉寂。忽有謁者。詣傳達室請曰。願得一謁總長。蒯班曰。請問客姓名。來客年約四十左右。顏容莊肅而凝重。似久任法官者。出謁授蒯班。且自通姓名曰。某名馬萊珂。朗西(Nancy)地方廳推事也。蒯班導客過毗隣接待室旁一小廳中。曰。願客坐此少候。自還傳達室。見雷岳未返。乃歸座。置蒲南甘之謁於案頭。展報重讀。閱讀報未三數行。別有肥短紅臉之客。喘息而前。以巾拭汗。大聲語蒯班曰。柏璧岳庭長……德理爾……奉總長命來謁。……蒯班訝異曰。先生柏璧岳庭長耶。紅臉胖客揮汗不置曰。然。柏璧岳(Perpignan)又曰。德理爾庭長。蒯班替亂曰。先生爲柏璧岳庭長。同時又任理爾(Viala)庭長耶。紅臉胖客聳肩微晒。輕拍案面曰。否。汝誤已。我爲德理爾庭長。德理爾我之姓名。而任柏璧岳地方廳之庭長也。汝今明晰否。蒯班亦晒曰。先生自纏夾。詞吐儻清晰。

疇又耐煩多問者。言時頰首重讀報紙。德理爾呼而問之曰。汝不爲我通報乎。日昨我見總長於議院。總長詔我來……言及此。潛以銀餅一枚納蒯班掌中。含是。慮無由見總長也。蒯班受錢。怡然離座起。雷岳適還。蒯班乃引德理爾過接待室之小廳。德理爾目送蒯班之影。赴總長室。遂入小廳共馬萊珂同候傳見。

(11)

接待室外。各廳、司、科、治公之室。來者漸漸衆多。新任司法總長藍泰。已於晨間七鐘入據總長室公案。藍泰爲羅省(Rhône)省選衆議員。平日與現任諸閣員過從頗密。藉此聲援。遂能穎脫而出。以繼費朗之後。夫以平民代表。一旦榮遷。備席閣員。而領袖全國法界。喜幸自不可言喻。唯是費朗之死。變出非常。而所由死。詭譎莫測。端緒。藍泰專事於變劫之後。大盜橫行之時。民衆痛心疾首。謊託政府之不職。懲盜以慰民望。政府。國人。一以期諸新任。事殊棘手。念之亦復愁結弗歡。維時。藍泰坐公案之次。四周繞以

親信秘書暨部中要人多員。若以接洽部事。而辭色替亂。多作訝奇不安之容。則以藍秦宵來遷入衙署後。忽發見御用多年之鋼筆。不知去向。爲物雖微。然係唯一心愛之物。珍同拱璧。將握以署押法部公牘。以榮其多年相隨之厚。而乃不先不後。獨於走馬上任之時。驟失之去。不啻無形中受一重大打擊。搜尋多番。茫無迹兆。無端而失最所心愛之物。夫豈偶然。隱隱中似受費朗被盜而死之餘波。法部爲懲治盜匪最高之府。乃一再擾於盜賊。世事之惱人。固莫以益於此也……

(三)

歷時既久。司法部傳達室前迭請晉謁之客。愈積愈多。雷岳劇班。一一導入接待室中。囑其坐候。接待室傍小廳之內。坐候者爲高級或特殊之客。時有三人。馬萊珂德理爾而外。別有一老者。服御華貴。似亦法界偉人。襟前鈕孔之上。佩戴有勳級會寶光榮章。馬德二人坐久。未奉傳見。又來新客。枯坐無悞。則互爲問訊。以遣岑寂。德理爾姓氏以

與地名牽混。每每致與語者一再詰難。頗以爲趣。後來老者。獨不通姓名。但曰。我法學家也。二人亦未加深問。老者詣室未久。閒踱室中而弗坐。若有所焦慮。徬徨無以自決者然。俄忽駐步。挺立德理爾之前。曰。先生任法官久。聽訟折獄。歷有年所。此君亦吾道中人。則我所懷。毋妨面二君告語。我來此造謁總長。蓋有非常要務。……先知聞知其事。必大駭異。則以其事關涉於法界甚重。而尤現任法官所不得不重視者也。德理爾以其人語詞閃爍。不知所云。訝詢曰。果何如事。老曰。莊容曰。先生曾讀律例不。德理爾晒曰。身爲法官。奚有不讀律例者。老者曰。讀律非如走馬看花也。必如我之讀律。始可謂之讀。德理爾方欲有言。老者不及俟其展吻。遽續曰。先生讀律。未必盡心。苟盡心者。亦必如我有所發見。……律例無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漏而不載。先生亦知之否。條文未經刪廢。而律例不見載有此條。但有第二十六與第二十八條。類斯里漏。纂編法典者之肉。其足食乎。馬萊珂久默無言。聆語晒而不信。

曰。叟確有所見。律例果不見有此條文歟。老者怒瞋以目而對曰。吾豈謾哉。復繼詞曰。二君試思之。法典有此大錯。寧不駭人。苟爲外人發見者。得不掀起絕大風潮乎。缺此一條。則歷年以來所憑以定讞決獄之案。將一一失所根據。是自一千八百零四年以迄今日一切法律條文。均須重加修正。是不啻將百數十年來陳案。自根本上推翻之。凡百信讞。破碎不存。一如我今之推翻几案。碎此磁皿也。言時遽覆一二椅案。案上瓶供。碎裂在地。馬萊珂德理爾相顧愕眙。老者又曰。我今來此。蓋備有命令文稿。呈送總長。署押公布。別立大理院顧問處。招集全法蘭西法界人士。將以前一切不完條文。一一破碎而整理之。如我之斷此椅脚。折此臺柱。碎此時鐘。洞此牆……語時。斷椅脚。折臺柱。碎時鐘。如其言。馬德狂駭。猝省其人殆病神經者。疾起奪門而走。擬呼人熱風叟。比跨門闕。瞥見總長室門。陡關。藍泰高舉雙臂。倉皇奔出。狀至狼狽。大呼「人來。」「人來。」謂維爾薩邑 (Versaille) 大法官。行兇欲刺我。聞

者大駭。來賓暨部中員役。紛紛投總長室。視所以。則見室中。秘書暨部員多人。竭力撒倒一人。其人切齒瞪眸。顏面青白無人色。手操廚刀。怒跳掙扎。欲殺人。藍泰既出大聲呼署中衛士。令速召警察來。於時傳達室前。忽有人排衆而進。岔息呼問總長何在。藍泰立甬道前。應曰。某在斯。其人似一差官。疾趨而前。喘而陳詞曰。內務部令……走報……佳犢市 (Place Beauvean) 熱一刺客……其人……其人似風漢……欲搃殺國務總理……藍泰噴暗曰。此間亦有人。操廚刀。謀刺我……天乎。此何如事。無端而有謀反叛逆之行耶。警衛何在。警衛何在。且呼且行。匆匆向甬道彼端走去。雷岳蒯班。悄掩接待室小廳之門。廳內留者。但風叟一人。猝聞有玻璃碎裂之聲。發自小廳之內。雷蒯奔視。廳空無人。風叟已投窗跳樓。跌仆署中空庭地面。流血成灘。殭死在地。蒲南甘在秘書室力搖電鈴。令電話局接線與警察總署通話。久久始達。蒲南甘就機前語曰。哈囉……哈囉……

我司法部……唯……有要事奉總長令速派長警來……偵探長哈法……大可駭人之變劇……派一偵探來耶……否……否……務請哈法先生來……總長須其人……不能來耶……何也……渠……哈法在陸軍部耶……陸軍部亦有變劇耶……藍泰時適趨至疾走而至蒲南甘之前詢詰其事蒲南甘曰電中語詞詭諛不可解據言哈法適奉陸軍部秘書廳急召奔而往謂往捕刺客刺客作法蘭西大將軍裝束云

蒲南甘語時辦公室外梯廊前忽走上一人容止華貴服御亦上流人物露頂不冠面顏愀變形至狼狽部員有識其人者蓋農林部局長名包楷部員詰所從來包楷喘息而語曰吾來……天乎……駭殺人……吾來自華萊路。(Rue de Varennes)……自部中來……大不可思議……出人意表……駭殺人……天乎……天乎……我駭震……膽裂……不能言……藍泰聞衆轟動聲出視已忘總長之尊嚴擠入羣衆中覘所以包楷固識藍泰

者立前與語曰總長總長我奉命詣此求救援……請法令……總長其亦知教皇……語訕然莫繼藍泰曰教皇如何胡遽默不語越告我包楷力自鎮靜而言曰教皇……教皇臨農林部……忘……自忘身之所在以為……以為身在教權所及之采邑迫脅……迫脅部員為……為主教會議……狂暴如癩非理……非理可喻……部人又不敢開罪於渠為之奈何為之……奈何……藍泰聆言惶惶不知所對高舉雙臂若籲天乞援掉首疾還總長室室中風漢已為多數部員牽曳而出藍泰進室奔至電話機前呼叫不止附近警區員奔四向馳集多方設法維持法部秩序一面以多數人捉持刺客嚴加束縛押送警區一面以多數留者分投踏勘事變發生之所無何哈法匆匆詣部跋涉梯階向總長室疾趨狀至狼狽冠側領結零亂汗衫之領斜露衣外寸許且趨且喘息曰趣導我往總長室際此非可令客候見之時雷岳蒯班爭啓總長室扉高聲報偵探長進謁藍泰見哈法呼曰偵探長

偵探長務與吾儕以安全之保衛。因舉頃纒事。觀告無遺。哈法賦曰。此間亦鬧風漢耶。風漢。風漢。抑何多也。陸軍部中有一風漢。自稱法蘭西大將軍。內務部署來一風漢。總理幾爲搯殺。及我趕到農林部。又有自稱教皇之風漢。在彼肆鬧。……藍泰不俟其言之畢。盛色曰。君長警廳刑事課。維持治安。責無旁貸。何得任風漢闖入衙署。恣意橫行。吾曹儻不得安全之保衛。又何以事公。哈法不及顧儀節。類坐室中巨椅之上。悅然曰。公毋我怒。……四周荆棘。事亂如毛。非我力所能勝。……無已。……我將辭職。以謝天下。……言未既。室門又啓。蒯班進報曰。有騎自行車警士。詣此請謁偵探長。哈法驚擾。藍泰曰。趣之入。警士入面哈法曰。外間風漢。一一拘繫投之獄。聞說此間法署亦有若輩。特趨前請示遵。哈法未及應。室門復啓。報一偵探入。哈法見來者。一躍起曰。密石。汝耶。來此何事。又有變故耶。密石曰。我自警廳來。謁首領。報告重要消息。哈法曰。言之。藍泰亦曰。言之也。胡茹詞弗吐爲。密石曰。據報。昨夕半夜。

義佛拿 (Gervard) 瘋人院火警。似惡徒故縱火。有人見守卒率風漢借逃。驅風漢一一上車乘四逸。賴警探力。捕歸不少。但逸五六人。……似吾人晨際所捕拿者。皆此輩。哈法大駭失色曰。惡徒恣意橫行。無往不極。天乎。非吾力所能勝。警探際此。實無保衛地方維持治安之能力。其柰之何。其柰之何。藍泰曰。哈君云胡悻悻。一至於此。惡徒曷爲而有此行。行此何意。將有何益。深所弗解。……密石中止藍泰之言。而呼哈法曰。首領。哈法問故。密石曰。吾頃忘告首領。同人於內務部署所拘風漢衣袋中。搜得一卡片。哈法驚訝動容色曰。卡片。卡片。汝謂內務部之風漢袋中。亦有一卡片。如大將軍。教皇。兩風漢同乎。此其中必有主使者。故以示威。駭吾曹。……藍泰鼻言曰。爾曹語詞。何玄闊如佛偶。令人不可解。頻頻言卡片。視同蛇虺。卡片何足異。果何卡片。又繫誰之卡片也。哈法太息曰。毋怪公之惶啓。吾曹且惶啓不自禁。遑論公。……所言卡片。樊德摩斯之卡片。……樊德摩斯之名刺也。言次。嗒然曰。吾竭智盡

能。精疲力殫。而無以益事。舍挂冠歸去。其何以謝天下……

(本卷完)(本集未完)——留——



純飛館筆記

可仲

*** * * * * *

名門右族。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唐柳玘家訓之言也。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夏五。有客見過。述晚清至今十餘年來之聞見。則謂某也罷郡。囊五萬金而返。今子繫獄。女倚門矣。某也以邑令歸田。其女公子今樹豔幟。趨之者若鶩。爲風流藪澤矣。某也嘗宰繁劇。擁資十餘萬。今備於節畧。謀升斗以自活矣。某也爲相臣子。得父財二十萬金。一絛袴兒也。去冬擁絮晝寢。不能出。以敵妾已付質矣。之數人者。皆起家科第。以帖括所易。貪吝所積之財。而爲子孫揮霍。以盡且玷門戶。甘作馬牛者。亦一思玘之言否。而十年以來。以作宦而致巨富者。姑勿論。清流之朋。分公債者。世胄之豪奪人田者。猶有所聞。亦能保其子孫不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否。





情死

奇狀

一日余方自外歸。老友吳華君忽忽來寓。唇白顏沮。入門即大聲呼曰。孤松死矣。爾未之知耶。余大驚。不能作聲。且疑其不確。而不之信。蓋高挂於余室壁上之畫。描劃生動。皆孤松之手跡也。照架中之向余微笑者。則亦一活潑之孤松也。吳華不耐曰。癡子。何不信人乃爾。余得冰魂之函告在此。豈幻想之事哉。余乃索函閱之。書云。孤松情死。已下葬於公共殯場。今日下午請至葬所一弔。余當先往以待也。弟冰魂上。言祇三數語。讀竟而淚下。已如雨矣。嗚呼。孤松余知友也。其性孤僻。詆俗尙而絕嗜好。有爲之少年。又弱一個矣。能不痛哉。吳華力促即赴墓場。因共起身步去。途中所見一切。無不帶有愁色。足下步急。靴聲囊囊然。雖疾而終不得追上一面故友矣。

余等步進墓場之門。即見無數棺木。有已朽爛。而須改葬者。有新故而暫寄者。數年後。余等或作此間之寓客。亦未可知也。時冰魂已來迎余。手持一紙卷。而臉則滿塗涕淚。幾不能認識矣。時余心已震成粉碎。全身筋麻肉戰。冰魂已見余之悲傷痛極。則拭淚慰余曰。幸毋悲。請一來探訪故友。作握手長談也。語峭而悲。余聞之。更泣不成聲矣。拭淚隨行。不數步。一新墳在焉。坯土未乾。旁立一石碑。書曰。孤松之墓。嗟乎。同食。同起。同學。旬日前把手歡談之知友。乃舍余曹而去。誰其使之耶。余目已眩。足不能立穩。祇覺天地旋轉。瞬息已失知覺矣。及醒。則吳華尙掩面而泣。冰魂則促眉而頻呼余名。余欲出聲。而喉爲之哽。冰魂既見余醒。則以水一杯喂余。蓋彼等已將余移臥一屋中。時余

精神已稍復。奮然立起。冰魂吳華力勸略事休息。余不之

聽。逕趨墓旁。將以情訴之。嗚呼

孤松。余負君矣。君死不知其日。

君葬未臨其穴。何未聞有疾。而

去之若是其速耶。時冰魂與吳

華已追蹤而至。力勸即返。余見

冰魂手中。仍握紙一卷。余因索

之一閱。冰魂乃授余一紙。曰。此

祭文也。請讀而就正之。餘則均

孤松之要函。囑余爲之藏者。返

舍後。當以孤松死事。一一爲君

等告也。祭文之辭曰。

天既生人。應勿死之。然君

非死於疾病而死於情。則

自不能以怨天。冤哉。君之

死也。君持身惟慎。且常以勿爲情誤戒人。孰知君乃

傷身於此。余不責君。君之自責。亦已足矣。天下幾多

英才。葬身於此。而不醒

悟者。不知幾何。余爲君

哭。亦爲一般情死者哭。

方今天下擾攘。端賴有

德有才者之援手。君非

以此爲志者耶。今何如

矣。余不能不怪君之輕

身於此。不值之愛情。而

輕以怨君也。雖然。余知

君矣。君乃寧受天下人

之唾罵。而不能一日作

活屍。嗚呼痛哉。冒大不

韙。而又以死爲快者。此

其人之隱痛。余雖未親

嘗。而間接得之矣。余欲責君。余誠何心哉。天平天平。



孤 松 之 墓

此等擊事。誰任其咎。君其有知耶。抑無知耶。嗚呼。

冰魂。孤松之至友也。觀其文。其傷心可知矣。余等步行返家。時日已西沉。萬家燈火矣。

膳次。冰魂與余面面相覷。設孤松而在者。自必同在歎談之中。思及此。則推席而起。冰魂展其紙卷。縷縷述孤松事。囑余爲筆錄。字裏行間。則余之淚痕。與夫冰魂之暗聲。互奏以成者也。

冰魂曰。余自識孤松。卽知其少善果。此非余之咒語。卽孤松自謂亦是如此。計其一身。雖不過二十初度。其傷頹之意志。則宛若歷遭世故。孤憤絕俗者。常曰。人事世故。乃絕人之迷途。嗚呼。旣不滿於現世。而欲謀較善之生活。不亦難乎。故余謂孤松之死。雖死於情。而其生時之痛苦。實有不勝言者。其視死如歸。亦有所由來矣。

落地一聲哭。人生豈樂此世而生者。爲欲各盡所能。與世圖存耳。孤松抱此志而自勉。雖然。在今日之世界。熙攘於權貴利祿之途。則雖負經天緯地之才。必不得揚眉吐氣。

也。孤松性既怪僻。而又惡俗嗜好。彼謂人之有嗜好者。卽不得以完人視之。李白之詩雖好。而又兼酒中之王。不知讀禹惡旨酒之句。彼文人學士。將何以自解耶。孤松持此宗旨。以道德爲本。而嚴屏嗜好及不正之行。疾惡如仇。而不因才賤德。孤松之志雖潔。然誰能與之表同情哉。

孤松崇道德。而主自然與情感。故於一切僞道德。加之以攻擊。其不滿於近世囂張之皮毛學說。則尤爲之痛心疾首。彼痛切之言論曰。我不知彼崇孔者。何其結果相反。彼崇新者。何其忘本之極。不推考真理。不重申因果。其紛擾將至於何底。

觀其言論之憤慨。想見其於潮流之不滿矣。嘗同拜謁孔廟。孤松謂余曰。幾多奸臣賊子。孰不亦景仰羨嘆於明倫堂下。或孔聖之力。不若宗教之信條乎。言旣相顧一笑。此景此情。余無時忘之。彼言中雖有似譏之意。然余甚深信其爲真正聖人之徒也。

世界上之最有權能者。莫如愛情。孤松雖能自持其身於

俗流之中。不屈不撓。而終不免墮於情魔之網。亦甚不可解也。有王女士者。湖南長沙人。求學滬上。聞孤松名。通函爲友。交漸密。常以其不滿家庭之情形。一一告之。孤松。蓋

女士家庭。乃純然一舊式之大家族制也。家有年老之祖父母。叔伯四人。同輩十數。隣里咸稱羨之。女士父親。爲一鄉董。交接多仕紳。常涉及民事訴訟。行爲不潔。仗勢凌人。爲鄉人所側目。而家庭中嫂孀之間。尤多齟齬之事。致一家之中。雖人口衆多。而各懷貳心。喃喃耳語。暗辭互鬪。叔伯各爲其妻所制。手足之情頓減。由是家庭間之樂趣全失。苟且同居。不過爲顧全門面之計而已。

女士於家庭之生活。怨望無已。既無法爲之挽救。復不堪目睹其狀。乃負笈滬上。以避煩惱。立志求學。以作將來謀生之計。孤松頗表同情於女士。常盛贊其志趣。時或以來函授余一讀。字跡娟麗挺秀。文詞亦殊整潔。孤松視之如寶。閱後輒藏之箱中。余常與之戲謔曰。來日花燭之夜。並首燈下。展讀舊札。歡樂當益甚矣。孤松正色曰。惡。是何言

哉。男女交際。卽爲夫婦。君之眼光何其小耶。余頷首微笑曰。誠然誠然。試拭目以觀其後。孤松顏霽勿聲。其秘密似爲余所猜破矣。

數年來。余默察孤松之常態。似較前爲樂觀。預料其愛情之種。深植於伊人之心田。來日花苞怒放。完美之果。不難垂手可得。深爲之喜。

去歲夏間。孤松忽離此他去。余未之知也。一日。叩其家門。孤松之老母出。謂孤松已攜行裝赴長沙。不知其爲何事。余審孤松此行。諒必不得意而然。蓋孤松離家。留其孤寂之老母。坐守門庭。殊非其所忍爲者。既而余恍然大悟。長沙乃其情人之故鄉。則此行必與王女士有關。無怪其去之若是其速。而不告吾等也。

冰魂言至此。漸展其紙卷。出一函曰。是乃孤松自長沙致余者。讀之當悉其此行之動機與情形。書云。

親愛之友朋乎。余未告辭而遽赴湘。甚以爲歉。此行目的。其關係之事項。君等當已諒及。余實爲王女士

而行也。女士爲家庭所迫。要余爲之解厄。余爲情所驅。則不得不速行矣。蓋女士家庭頑固。近日涉及婚姻問題。欲以女士配與當地巨商李氏之子。女士不欲。誓以死爭。而求援於余。至友乎。婚姻之事。無第三人可以干與。須知女士與余。已共墮入於情網之中矣。

余抵此後。卽面女士。謂其家人。現正進行其婚事。君其速爲謀之。不然。當以死謝也。余何人斯。堪聞此痛絕之言耶。乃擬立親赴王宅。面見女士之父母。思以理陳之。至友乎。余運蹇。無事足以自慰。此行卽遭一巨擊。余上王宅之門。由關者持片入報。數分鐘後。關人乃導余入客室。女士之父親出。叩問何事。趨教。余乃自陳爲其女之友。以事趨候老伯。孰知彼頑固者。立拂袖而起。遽下逐客令曰。余家清白。女兒無濫友。恐有誤。請立出。余瞠目對之。憤懣不可言狀。察女士父親之情狀。固一舊官僚之形態。余顧女士之情。不

願加以唐突。則謂之曰。老伯毋差認。晚亦出於清白之家。爲令媛友。尙不致沾辱高第。無何。女士之父親。立返身入內室。置余不理。余乃不得自行退出。蒙辱若此。恨不欲生。設非爲女士想者。余烏願自尋羞惱哉。嗚呼。愛情固爲高尚之感情。余乃喪失人格以苦求之。愧欲死矣。茲復接女士來函。謂家中迫之更甚。進行更速。設無挽回之望者。將自此永訣矣。噫。余自恨何以得與女士相識。而復繫之以情。以致今日之受困。老友其亦加之以憐惜乎。雖然。余不能坐視女士之厄。而不之救。猶當盡力以圖之。余己身之命運。當亦以此爲卜也。

老母在家。孤寂殊甚。謹託時爲照顧。臨書不勝感慨之至。祈憐其一切而恕之。孤松上。

噫。孤松誠運蹇哉。僕僕風塵。乃博得一腔怨憤。孰知其老母。忽罹疾病。臥牀不能起。余爲之聘醫診治。遲延日久。病勢雖無進步。亦未見稍減。良以年老體衰。宛若風中殘燭。

不堪久持矣。余頗爲之不勝憂慮。且也。孤松自予我一信

感。不禁淚如雨下。俯首母懷。嗚嗚然哭不止。曰。母言甚是。

後。未得他報。更不知其進行何若。心甚焦急。立書快郵。促其早返。孤松之老母。每遇余至探望。則必殷殷問其子之歸期。余惟

兒當謹慎起居。勿遺老人憂。母調養得宜。不日當霍然痊愈。母病。兒不在側。兒負罪重矣。母其勿以不利之言痛兒。言既復泣。孤松

有告以已函招之矣。

不久。孤松返。入家門。幾不相識。

返家後。余略心安。惟知其

蓋已瘦不成人形矣。相見時。握余手而哭。嗒嗒不止。蓋其赴湘

心苦。而無法以慰之。加以其老母之疾。日益沉重。有

之行。已全歸失敗。無能爲救矣。

且夕不虞之勢。當余訪彼

入室見母。力制其哀。倚母牀前。

時。輒相對而泣。束手無策。

頻頻探詢。老母氣喘力疲。出其

孤松且謂今後設老母不

枯瘦如柴之手。緊握孤松之臂

測。余無生活之理由。其傷

曰。兒何久客他鄉。不思返家。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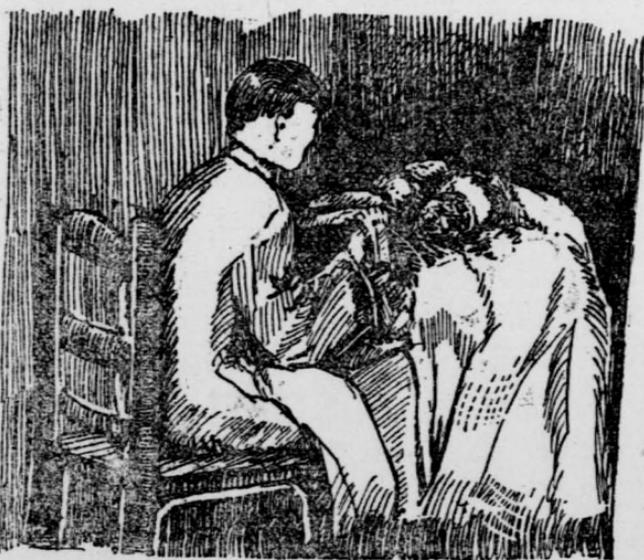
懷絕望。同時蒞至。命蹇之

再遲數日。余且不能見爾矣。兒體質不佳。宜善自珍攝。試

孤松亦已不堪苛虐矣。天何不稍見憐。而偏使其入於絕

自以鏡照之。已消瘦多多矣。孤松見其母若是切心之願

路耶。



入室探母

不數日。孤松之老母逝矣。孤松悲慟暈絕。失意人偏逢傷心事。苦哉孤松。尙何可持之安慰耶。世喪過後。孤松之態驟變。其悲梗之狀。一易而爲怛然安命之概。君等當能憶及。共步遊散之時。孤松且常譏人之不能安命度日。而自承謂惟一順時應流之生物。己身本無活動之能力。余意孤松雖歷遭失意。此後或得轉機。不致以悲慘結束。而前途有厚望矣。

孤松自母故後。孑然一身。無復得一慧心柔語之慰。而反能力制其哀。此何心耶。余常至孤松家。不久。卽爲余所窺破。孤松蓄心。余甚爲之危。無奈余不能時隨其左右。而加以規勸。蓋孤松之於一切失敗。未嘗稍忘。惟力制哀情洩於人前。而痛絕於人後。枕席爲淚所潤。其跡不能隱也。由是愈見孤松之心苦。卽余亦無法爲之勸矣。

一日。孤松來余家。手提一皮包。行色怱怱。謂卽日搭火車赴杭州親戚家。將於西子湖畔。盤桓數日。余乃以大義勸之。謂今後無掛無礙。正可爲社會謀幸福。幸勿暴棄天責。

甚望與湖山常面。換得清峻之氣。飲食多加。恢復體力之常度。則老友亦爲之安心矣。孤松唯唯不作他辭。遽判袂而去。

傷哉。孤松此去。乃不以生還。而代以一方黑漆棺木。至其戚族爲之移葬於公共殯場。則余亦知之不數日也。冰魂言至此。淚已從眼中湧出。聲戰而微。余等則亦相對而泣。冰魂更以一書置桌上。曰。此孤松最後之訣辭。余無鐵石之心。不能爲轉誦。君等自行讀之可也。書曰。

天下之能慰我愛我者。老母也。今老母逝矣。人生之能自欺自騙者。希望也。今希望絕矣。余果弱者。無力以抗蹇運。奪我老母。絕我希望。余何生爲哉。至友乎。余不信人定可以勝天。惟覺天之使余轉入窮路。卒然絕望。而終於死途。無稍寬容之餘地。來杭後。得湘友來函。謂王女士爲家庭所迫。已投繯而死。余不能力救女士。女士爲余而死。余之罪孽。已無懺悔之機。此身此世。更無一線之望。飄忽一世。轉瞬間耳。余不

堪時光之環我窮蹇之命運而輾轉。尤不堪受所謂春光者。所謂專業者。所謂幸福者之訕笑。余嘗覓我隱藏之所。毋爲一切所棄。此書到日。余已逝矣。前途珍重。不盡欲言。

孤松絕筆。

誠哉。孤松無一可慰之人。無一可慰之事。宜其視死如歸。

而棄世若敝絮也。同座諸人。默然相對。余翹首壁間。則描劃生動之繪畫猶是也。照架中之孤松。猶向余微笑也。嗚呼。有爲之少年。又弱一個矣。余擲筆浩歎。而同座之客。猶寂然默坐於余模糊淚眼之中。

(完)

望江南

留別紅石磊（在吉林樺甸縣）

胡伯寬

紅石磊。燦爛映朝霞。水秀山明饒有致。花香草碧靜無譁。鷗鷺宿江沙。

紅石磊。山畔野人家。避暑屯軍權寄宿。納涼汲水學煎茶。詩酒興偏除。

紅石磊。嶺樹任橫斜。過眼煙雲成夢幻。不爭名利免悲嗟。仙境絕塵諍。

紅石磊。暫別莫悲嗟。似唱離情深院燕。半含愁緒遠山花。留待暮煙遮。



偵探談

原書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原著者 E. Orzoy

法國 J. Joseph-Renaud 編定

吳山譯

畫裏眞眞 (*Le mystère d'York*)

(一)

一日之午。余遇怪叟於乳茶社之一隅。見其眉飛目舞。厥狀至怡。連飲牛乳二甌。啖奶餅一塊。意猶未足。手持第二塊奶餅。徐徐咀嚼。食罷。探手入囊。出細繩。諦視之。已非舊物。取置案前。復出手夾。檢影片一枚。問余曰。君識其人乎。余視照片。爲一婦人。貌中人。而丰韻綽約。眉宇微蹙。若重有憂。怪叟不待余發言。遽曰。此爲施美登夫人之玉照。余聞施美登之名。豁然大悟。續曰。施美登夫人。刑案年報中。曾見此名。叟曰。噫。君憶及矣。倘非警探憤憤。詭秘早已揭破。昭如天日。何至懸疑迄今。案事詳情。君猶記之否。余方欲作答。叟已續曰。施美登爵士爲倫敦有名人物。交友

甚廣。好賽馬。每當賽馬之季。稅屋沃克城而居焉。沃克城者。英國賽馬名區也。有賽馬場極廣。施美登所賃之屋。名歐美別墅。面賽馬場。屋華美。爲沃克城之冠。苟君曾居沃克城。必能記及是屋之結構。屋前有石階。臨大道。其後則花園在焉。與賽馬場毘連。僅一籬之隔。自屋中遠眺。賽馬場全景。歷歷在目。夏季炎熱。施美登間亦蒞此消暑。施美登有良馬。雄俊善馳。新市場 *Newmarket* 之賽馬會。曾奪得錦標。施美登趾高氣揚。以爲他馬莫與敵也。沃克城賽馬會開始前數日。施美登夫人即攜僕遷居沃克城。夫入之父。名伊脫。爲耶穌教徒。在沃克城中設極大之糖果廠。居極儉樸。性慳吝。未嘗輕啓錢囊。痛惡奢華。尤不直伊婿之揮霍。夫人無子女。但沃克城中。親友衆多。蒞止之日。

酬應紛繁。自屬意中事。施美登之行止。既不爲伊岳父所喜。夫人之與施美登結婚。實違老人之願。雖老人祇有一女。又爲平日所心愛者。獨於婚事。不能無舛舛之望。况施美登原爲騎兵隊軍官。翩翩少年。個儻風流。又爲公爵之子。故伊脫對於其女之高攀。切切以爲不可。良以門戶微陋。不足以匹顯閥。即使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而貴賤懸殊。不免相形見絀。伊脫更事多。逆料施美登之所以俯就者。無非涎其富耳。伊脫知施美登揮霍成性。縱資資豐厚。如施之好賽馬。不久亦將化爲烏有。財罄情灰。其女之幸福。必且不保。故當女之嫁。助奩極薄。但每年予以二萬利笏。其女得此。或不致墮入窳况。以上事迹。均自拉望台被殺後。衆人聳動其事。而刺探得之者。蓋其時施美登之行動。已成衆矢之的。萬目睽睽。萃於一身。纖悉細事。亦盡留意。施美登自結婚後。故態不減。而施婦愛夫心切。不以其夫之揮霍而略減其情好之殷。施婦心中。且以不能使其夫承襲渠父之鉅產。用爲耿耿。故平日謙以自牧。當若出身

微賤。不能與貴顯抗衡者然。其夫所爲。莫不寬諒。老父之前。尤諱莫如深。施美登爵士之資。幾盡於賽馬及菓子戲。燕爾新婚。曾無幾時。嘗賭博數次。幸獲全勝。即購馬數匹。冀從賽馬中攫得鉅款。噫。詎知新市場賽馬得標之駿。在沃克賽馬場中。一蹶不振。墮乎人後。最後錦標。爲他人所奪。施喪資極鉅。遂陷入窘境。初施美登以爲所蒙之馬。奔馳絕迅。必能勝利。故不惜舉債入賭。作孤注之擲。詎料屢賽輒北。所負約七千利笏。告貸之債。尙不在內。施馬既敗。奪得錦標者。爲書業中人。是夕出鉅款。遍邀沃克城中書商。集議餐社。慶賀勝利。翌日。爲星期五。尙賽馬一次。賽馬之會。卽行閉幕。八日以來。沃克城中。遊人雲集。極一時之盛。星期五後。始絡繹散去。僅留此矗立雲表之禮拜堂。及古色斑駁之城牆。寂靜無聲耳。施美登爵士。亦擬於星期六日。離沃克城。星期五夜間。設筵邀客於歐美別墅爲別。在座均紳夫。施美登夫人未曾列席。餐畢。作撲克戲。老朽意料其賭必鉅。君意然否。夜午。禮拜堂之鐘。鳴十一點。有

警士二人曰馬拿脫。曰密而斐。方巡邏賽馬場。忽聞「救命」之聲。震觸耳鼓。急向發聲處前奔。見施美登爵士花園之後。有三人。二人奮鬥方酣。一人則仰臥於地。比警士至。鬥者中一人侃然曰。速繫其人。不然。遯矣。而被指之人。並無思遯之狀。猛力脫彼人之手。鶴立待命。警士遂拘之。呼救命之人。即發言曰。余爲施美登爵士。余之別業。即在目前。余方與友人散步園中。燃吸雪茄。忽聞人聲起於園外。遂奔視究竟。見一人倒臥地上。肩着巨刀。殺人之凶。方俯身死者之傍。此即殺人之凶。盍速縛之。被繫之人狂呼曰。其言盡誑。不可信也。余於數法尺外。見彼人倒地。急趨前施救。余可發誓。誓余決未爲此。警士馬拿脫曰。且緩絮絮。蒞警署陳之未晚。其人初尙抗辯。繼見警士昇屍去。遂亦受繫。隨行。經醫生驗察。刀傷之人。已氣絕死矣。明日沃克城報紙喧傳其事。海來特報特作論說。以旌揚施美登之勇敢。論說甚長。估篇幅一欄有半。至警士引去之凶。仍矢口不承有罪。並揚言目前所處地位。雖極危險。

而不久即可瀚雪。且告警署以死者爲書賈拉望台。其時死者之友人及同業。多在沃克城。尙未離去。詣認屍身。確爲拉望台。各報訪事員。雖不得警署中確實消息。而衆意莫不謂被繫之人。即殺人越貨之凶也。施美登爵士爲是案之證人。不能離此他去。於是逗留沃克城。靜候傳訊。豈知事有出人意外者。二十四點鐘以後。警署忽拘施美登爵士去。控謂殺死書賈拉望台之凶犯。輿論於是大譁。以警署何遽舍殺人之凶不問。而妄拘無辜也……

(二)

老朽且爲君述施美登被拘之故：

此案發生。警探默察四周情形。覺案事異常詭秘。而被拘之凶。矢口不承有罪。辭意堅決。抗辯極力。遂於翌日開庭訊鞫。凡於此案有關之人。莫不傳問。證人畢集。警官首先發言。謂死者爲獵刀所傷。創在兩肩之間。自後砍入。遺爾殞命。此刀現在尙陷傷口。次爲施美登爵士。供稱。是夕。有友人在家晚餐。餐畢。作撲

克戲。但非所嗜。故臨場未久。卽抽身赴後園。口啣雪茄煙。款步向涼亭而行。亭在園隅。頗幽僻。忽聞有大聲。繼之以呼聲。及吟呻聲。起自亭後。急走前視。見殺人之凶。遂與力鬥。直至警士之來。繼施美登爵士而言者。爲書賈德萊。爲死者之摯友。沃克賽馬決賽之夕。曾與拉望台在西業諾酒樓相晤。據稱。施美登之馬。比賽大敗。余獲利頗厚。語聲粗獷。且時搖動其體。繼稱。但拉望台所獲無幾。僅作小賭。故快快不樂。余詢以曾否與施美登爵士賽。拉望台答曰。僅賭五百利笏耳。余笑謂曰。五百五千。初無關係。因施美登爵士。已囊空如洗。人言藉藉。君獨未之聞耶。拉望台聞余語。面色灰白。驚惶失措。卽發誓曰。遑論他人不能得施美登一辨士。余亦必向之索取五百利笏。此爲余之利益。余必享之。余曰。恐未必能如君願。拉曰。必能如願以償。余曰。然則君宜速往。或者猶有所獲。不然。捷足先登者。不乏其人。君其殆矣。拉冷笑曰。卽從

容爲之。亦不妨事。吾知必能全璧以歸。萬一施美登不允所請。吾囊中自有制之之法。使其岳父及其婦。略知施之人品。余急詢曰。有何制之之法。可否相示。拉不應。翌日。余見之於跑馬場。詢以索款之事。拉曰。今日當赴索云云。

以上爲德萊之供辭。其時施美登已離廳外出。不克再詢。致不能使與證人對質。但衆意施美登對於賽馬之事。絕口不提。不無奇訝耳。書賈德萊。貌庸俗。好多言。面發油光。望而生厭。而被控爲凶犯之輿。尤爲醜鄙。泥污滿耳。似下流社會人物。供稱：

星期五。六鐘許。末次賽馬已告結束。場中觀客。如潮散去。余偶憩施美登花園籬外。園中有涼亭翼然。據最高之處。於時亭中有男女數人。方在品茗。亭前有梯。跨園隅而過。直向賽馬場。施美登爵士及拉望台二人。立梯下談話。籬障余身。故二人莫余能見。余聞其談話之一部份。茲述之如下：

施美登爵士語氣和平。向拉望台曰。拉望台君。此爲最後之言。余現在妙手空空。君如需款。請少寬時日。拉曰。待耶。余不能待。余已債台高築。苟不得君款。余境殆矣。余不能以君欠款故。而冒此危險。請君立即將五百利笏見還。不然。余將施曰。君將。君將若何。拉曰。不然。余將出君二年前摹倣汝岳簽字之帳單。揭示伊脫老人之前。渠必照付此帳。若婦聞之。亦必代償此債。余爲君緘默已久。設訴諸官中。必將認爲大好資料矣。施曰。拉望台。慎之。慎之。汝之詐虞。終不免刑章。拉曰。非余所懼。倘余不得五百利笏者。余將立毀。噫。君以此毀余。余寧不能毀君。已矣。已矣。此爲最後之警告。二人語時。聲甚高。想亭中之人。咸能聞悉。施亦恐亭中人聞之。故語時極速。繼曰。汝再恫嚇。余將招警士。訴汝詐財矣。拉冷然曰。君敢爾。於是反唇相讓。其時有婦人。現身梯上。呼曰。亞爾端。汝若就冷矣。施聞喚。卽引去。而拉望台尙赧赧曰。今晚再當造

府。請備款以待。

與勅聞此談話。以爲利之所在。不能無動於中。思所以利用之處。於是決意追隨拉望台勿釋。與勅續曰：

余就西業諾酒樓晚餐。餐畢。徘徊酒樓左右。十時許。見拉望台出。躍登馬車。告御者何語。則未之聞。惟所趨方向。決爲赴賽馬場。余好事。此種細故。輒好預聞。惟阮囊羞澀。雇車無資。遂極力狂奔。就直道。取捷徑。向賽馬場而奔。繼折向離邊。聞談話聲。於時夜色沉沉。細雨浙瀝。五十步外。不能見物。行略近。聞拉望台語聲甚高。余奮力前進。模糊中見有人影二。一霎時。其一已倒地。又一則不知所往。余前撫仆地之人。方俯身細察。施美登爵士突前相執。

與勅語畢。庭衆莫不動容。倘無德萊之證左。與勅之言。殊無輕重之足言。但官人猶以爲難信。極力駁詰。與勅堅執原供。屹不少移。遂由警士引去。與勅供言後。繼之者爲施美登爵士之紀綱僕。名希泊斯。老朽試將其供語。及官中

設問之詞。述之於後：

星期五晚十點半鐘。有人乘車來歐美別墅。請見主人。余答以主人方作撲克戲。其人大怒。申申而罵。余向之索名片。因余不知主人是否願見其人。故先以片進。但其人狀貌不揚。余頗憎之。特令其在客室門次靜候。時主人及乘客方戲撲克於退閑室中。余伺便。即將名片呈諸主人。希泊斯語至此。問官驕問曰。片上何名。汝尚憶之否。希泊斯答曰。余已不能記憶。其人之名。似從未見過。矧在賽馬之一星期內。遞傳名片。數千百紙。片上名字。殊難記憶。問官曰。汝等待數分鐘。將名片遞呈主人後。主人作何舉動。希曰。主人意似不憚。沉吟有間。告余曰。引之入書室。余將晤之。遂起立。謂乘客曰。請仍續戲。余去去即返云云。余遂啟室門。讓主人入。其時主婦方自彼端之門入書室。主人見主婦。遽易成見。謂余曰。告彼人。謂余事忙。不克接見。語竟。復歸座。作撲克戲。余即轉身返客室。

告彼人以主人不克接見之故。先是。彼人聞余言主人方作葉子戲。彼人大怒。今告以主人無暇接見。逆料其必且狂發。豈知不然。彼人謙然曰。謹聞命矣。祝君晚安。語訖。泰然去。問官曰。其時爲幾點鐘。希曰。余遞呈名片之時。鐘針適指十點二十分。

以上皆希泊斯之供稱。言之鑿鑿。顧庭衆之聳動。未嘗因之少減。以老朽眼光觀之。或且益陷施美登於罪焉。况殺死拉望台之刀。卽陷於死者創口者。官中令希認之。希一見。面色立變蒼白。身體戰慄。驚惶失措。蓋殺人之刀。卽其主人施美登之物也。庭訊告終。與劾之無罪。遂昭然若揭。蓋證明與劾爲殺人凶者。惟施美登一人。而按諸各方面之供詞。層層推敲。衆意莫不疑施美登爲殺人之凶。一點鐘後。遂將施美登拘繫。

(三)

施美登受審之日。法庭之上。萬頭攢動。已無隙地。施之友人。及多數婦人。莫不欲知其究竟。施固交際場中。有數人

物。忽然處此危境。人皆爲之扼腕。衆人心理。尤顧念施美登夫人。其時方寢疾。頓施婦愛其夫。無所不至。人所共知。一旦被拘而去。施婦心中之痛。可勝言哉。施美登蒞庭之時。顏色慘白。第舉止大方。態度尙從容。爲施美登辯護之律師。名英吉武君。隨伴左右。時時與施微語。官中提出之控訴詞。理由極爲充分。謂：

被告因死者有意將揭破秘密爲要挾。不勝忿怒。且恐其實行。故惴惴不安。遂將拉望台殺死。繼思潛身逃去。恐不能逃衆人之目。躊躇間。適與勅奔來。卽強指爲殺人之凶。

施美登堅不承認。且謂拉望台所云之捏造筆據。實爲捕風捉影之談。其餘供詞。一如前日。向警署所陳者。律師英吉武。對各證人。毫不質難。惟冷眼靜觀而已。迨證左供畢。英吉武招被告之證人進。其人爲營長。名英多爾。曾參預施美登星期五之晚餐。案事發生。卽於是夕。所供之詞。有與希泊斯之供詞相同者。蓋亦謂施美登初則傳命見客。

繼見渠婦在書室內。遽收成命。其問官質詢之詞如下：

問官曰。營長。君見施美登爵士。觀渠婦之後。遽改初意。君詎無所驚疑耶。英多爾答曰。毫無驚疑。蓋有人極不願使家庭。預聞外間之事者。故余以爲毫無足怪。

英多爾語時。軀幹挺直。姿態雄壯。糾糾武夫。自有本色。誠不愧爲軍中健兒。立欄杆之前。屹然如山。

問官復詢曰。然則。君知施美登所以不願其婦知有來客之故乎。英多爾曰。余毫不知悉。

問官聞言。亦不繼續追問。於是英多爾續曰：

余作葉子戲。一局方終。遂赴後園。燃吸雪茄。施美登卽前與余會。信步入涼亭。坐定。方數分鐘。有大聲似甚恐怖者。起自亭下。至聲作何語。則不能辨悉。施美登謂余曰。亭下似有人狠鬥。試往觀之。余勸其不必多事。施不聽。起身去。去未半分鐘。聞有呼聲。繼之以呻吟聲。且聞施行於赴賽馬場之木梯上。足聲隆隆。

然。

怪叟語至此。忽易其詞鋒。顧余曰。君細度英多爾營長。供詞既畢。聞官將如何嚴加駁詰。而英多爾態度堅決。毫未改供。於時庭衆方靜聆證左之言。惟聞英多爾復供謂。渠與施美登同坐於涼亭時。聞怒罵聲發自亭下。繼聞呼聲。及呻吟聲。以及施美登行於木梯上之足步聲。並謂渠本擬前往一覘究竟。因夜色昏暗。不辨道路。方摸索木梯之次。聞施美登呼曰。「救命。」「救命。」警士旋至。以後當係施美登及與勅之爭論。與警士之干涉矣。云云。證人之言從容不迫。庭衆見英多爾之風采。均想像一年前脫湯斯窪戰爭中。奪壘奪旗之勇士。固矯矯不凡也。英多爾證言一出。控訴之詞。立失其依據。蓋在拉望台叩門求見以後。被告並未與拉晤面。此層至爲明顯。况拉之求見。經施拒絕。施語其僕希泊斯後。希即揮拉去。是施美登及拉望台之間。直接間接。並無一度晤面。施又安知拉望台之折赴園後。此外尚有施美登之上客二人。蒞庭證明。是夕施美

登傳命希泊斯後。於十點三刻。始離賭局赴後園。會英多爾營長。至律師英吉武之辯詞。尤爲精妙。將控訴之詞。層層駁倒。其所恃理由。則根據施美登諸客之證言。謂十點三刻。施美登尙在賭博。嗣赴後園吸煙。與英多爾相會。直至殺人案發生之後。始離英多爾去。故施美登爵士之無罪。昭然若揭。不待辯而明也。獨惜警署證據不全。理由不足。貿然將高貴之爵士。加以拘繫。殊覺鹵莽耳。至刀之間題。英吉武律師。亦加剖辯。謂此係偶然巧合。而警探認爲案事樞紐。遽將施美登逮捕。寧非憤憤。且僕人一時誤認此刀。亦屬意中之事。因此刀式樣普通。安知其果爲施美登之物耶。執此理由。亦屬錚錚有詞。英吉武於是堅不承認施美登曾有此刀也。

(四)

怪叟語及此。喉間格格作響。怪聲謂余曰。施美登於是自由矣。願經此打擊。名譽上不無損失。多數人士。疑團百結。莫不謂殺拉望台之刀。經最確實之人證明。謂爲施美登

之物。刀既有屬。殺人之凶。不難按圖而索也。亦有疑與劫爲殺人凶者。所恃理由。謂與劫及德萊二人。憑空虛構。拉望台劫制施美登之事。以掩人耳目。總之。警署對於與劫及德萊二人之行動。雖極力調察。顧一無所得。拉望台一案。其將成爲神祕莫揭之奇案。徒供世人及報紙之談論資料已乎。

讀者至此。請掩卷尋思此案之隱秘。而解釋其情節。怪叟招待者。復索牛乳一甌。徐徐吸之。有間。謂余曰。現在施美登爵士常居國外。渠婦則於施被釋之日。奄然物化。彌留之際。昏糊不省人事。其夫脫離法庭之消息。已不能知悉矣。傷哉！雖然。此案其將永無揭破之望歟。君試猜之。殺人之凶果屬何人。噫。以老朽觀之。殺人之凶。近在目前。固無所謂詭秘也。世人腦滿腸肥。日惟熙攘於名利之中。致聰明思想。汨沒無餘。良可慨也。老朽猶記庭訊之時。證人無提及殺人之凶。官中不加注意。輕輕放過。卽與論亦無研究及之者。是誠大惑不解。老朽所言。意君必表同

情。君謂然否。余曰。余更事少。案事詭秘。如治亂絲。茫然不得頭緒所在。丈適所言。尤覺費解。叟做余口吻。冷然答曰。費解。語時。以枯瘠之手。解繩結。結爲怪叟述案事時所作。已累累滿繩矣。結解。謂余曰。拉望台被殺。君之所知。此爲第一點。施美登爵士。非殺人凶。此爲第二點。蓋英多爾營長之供言。鑿鑿可靠。吾人自不能妄加疑揣。但施美登所以必欲設法。將無罪之人。陷於刑章者。君知其故乎。是必欲脫殺人之凶於罪耳。此殺人之凶。施必知之。不然。風馬牛不相及。底事爲凶犯諱耶。余曰。余不敏。叟頃所言。余殊不悟語旨所在。叟曰。其人一如施美登。深恐施之名譽。被人污損。其人曾聆得施美登及拉望台六點鐘在木梯下之談話。卽與劫所聞而陳之官中者。想君猶能記及之也。其人於希泊斯遞呈拉望台名片時。儘可從容囑拉赴後園領款。並交換捏造簽字之帳單。余曰。君言殆謂。叟不待余言之畢。續曰。請聽第四點。與劫會供稱。是夕午後。拉望台及施美登爭論方酣。拉之語聲甚高。時有婦人。現身梯

端呼曰。亞爾端。汝若就冷矣。二人之談話。因此中斷。余曰。然。但。叟曰。少安毋躁。容老朽盡其說。老朽曾往勘驗。木梯地位。倘有人據梯腰。或梯端而立。拉望台之語。可歷歷聞之。且梯旁有樹。枝葉茂盛。隱匿其後。不患爲人所見。並可竊聽人語。噫。警署對於此層。漫忽不察。良深可惜。尤宜注意者。希波斯初見拉望台。答以主人恐不能接見。拉聞之大怒。而數分鐘後。希波斯遞名片返。語拉以主人無暇接見。拉泰然曰。謹聞命矣。祝君晚安。希波斯大爲驚愕。以爲其人。何前踞而後恭耶。詎知其中。大有隱秘。足以使拉望台。遽易其態度。隱秘何在。居。吾語汝。各方面證左之言。莫不謂施美登夫人。曾在書室。但欲入書室。須穿過客室。於時。拉望台適佇門次。施婦必已矚及。且知其來意。蓋拉望台及施美登二人之談話。施婦殆早已聞悉矣。施婦知拉之來。不懷好意。必不利於其夫。於是囑之往後園籬邊。其時施婦手中。亦必艱窘。遂懇拉望台展期索款。拉不允。再懇再拒。施婦怒氣填膺。不能自遏。遂於拉望台引身退去。

時。出衣底宿備之刀。猛力向拉望台斫去。此拉望台之傷。所以在後也。於時施美登爵士奔至。一見此狀。胸中即已瞭然。忽聞有警士自遠而至。遂進與與勃鬥。使其不及細辨人影。警士既至。即確指與勃爲殺人之凶。施之所以爲此。無非欲脫其妻於罪耳。余曰。雖然。施婦退時。獨不患遇見英多爾營長耶。叟曰。施婦遇見英多爾。亦未可知。但英多爾僅爲證明其友之無罪。祇須證明之言。對己無愧。對人不欺。已爲盡職。與勃之無罪。尤易證明。蓋殺人之刀。實爲施美登物也。尤有進者。拉望台之刀傷。爲自後斫入。以與勃及施美登之孔武多力。欲置藐爾瘦削之拉望台於死地。不難迎面撲之。此點爲警署及律師之所忽。而老朽視爲重要者也。君不必妄索枯腸。別求見解。老朽之論確也。語訖。起身去。施美登夫人之照片。遺忘案上。未曾將去。余諦視之。見其秋波流動。媚態撩人。雙渦微暈。嫣然欲笑。而滿面春色。似好花初綻。令人神往。怪叟既不向余索還此照。遂留余案頭。圍以鏡框。朝夕展玩。心會神合。余已不啻爲此畫裏真真之情人矣。（怪叟偵探談第六案完）

虎談

友阿

五六年前，杭城謎風極甚。主壇者，悉宿學老儒徐蓉僧、郭雲蓀、楊雪門諸先生。每逢佳節良辰，輒張燈於豐樂樓壺春樓迎耕各茶肆。一燈懸處，萬首爭看。其中洵有佳者。如玉臂匠通上梁山，射西廂怕你不雕蟲篆刻；薛姐姐林妹妹，射五唐總是玉關情；一鞭殘照裏，射西廂馬兒向西行不得也，射詞目半聲鷓鴣；清室嬪妃，射滿宮花，菊榜狀元，射霓裳中序第一；八夷，射古文四海一伴，射四子何可廢也，以羊易之；鼓盆而歌，射七唐閨中少（上聲）婦不知愁；今日何日，射韻目二，六月二十一號；（懸虎時，適爲六月二十一。信手拈來，却成妙文，實不敢以明日黃花棄之也。）等不勝枚舉。心裁獨出，妙造自然。即欲其不傳，烏可得乎。

七月十五日，俗傳地藏王誕，杭人每至月初，便舉行盂蘭盆會。每家門口，懸紙燈無數。好事者，輒就其下張謎條焉。某日之夜，余友卜君詩聰，要余同往青雲橋某氏家值課，重違其請，允焉。計是夜懸謎三百則，被揭去者近百條。余以匆促被命，故多草率撰成。但亦有數謎差可自慰者。如落霞與孤鶩齊飛，射詞目秋色橫空。三分郵票，射新名詞二，普通，信用。嵩，射古文，山不在高。未能拋得杭州去，射四子，以羊易之。遷都臨安，射詩，直把杭州作汴州。美，集聊目三，頭滾象，王大，只怕是漏洩春光與乃堂，集藥名二，（卷簾）知母，防風。張獻忠喜斷美人足，集杭地名二，金鉤弄，塔兒頭。人約黃昏後，射麥字等。東施效顰，雖不免大雅之譏，但亦煞費苦心矣。

修面所費金錢

與時間之計算



金錢

吾人修面大約每月二次每次以一角計之則年需三十六角矣若以此數而購「吉利保安剃刀」則大約可得「白朗宜牌」一具及刀片半打至少足敷四五年之用刀片用完只須添購刀片而刀具則可永遠應用

時間

尋常修面至少耗半小時之光陰且不能隨時隨地可修每令人生不快之感若用「吉利保安剃刀」則每次只需十餘分鐘不需磨礪足不出戶而可以隨心所欲至其修面後之潔淨舒適容光煥發尤其餘事

各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一二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可惜

煙橋

我剛從梅園還來。我的朋友張中孚對我說。無錫飯店五十一號。有一個姓方的有電話來找你。並且說五點鐘以後。在那裏等候。我問他。那人從那裏來的。中孚說。那倒沒有打聽。但是聲音有些像上海白。我想。知道是方靈瀾了。那時對壁上的時辰鐘一瞧。還只有四點三十一分。但打電話到無錫飯店。問那五十一號房間裏的客人。還來沒有。那邊回答說。還來了。我就披上大衣。走出門去。坐了街車。一逕到無錫飯店。找到了五十一號房間。見門兒半掩着。便喊一聲靈瀾。裏邊一面答應。一面脚步走動。

的聲音很雜。料定不單是他一人了。門開直了。果然除掉靈瀾以外。還有一個男子。一個女子。那男子由靈瀾介紹。說是上海維利書局的編輯白雲山。那女子只和我點點頭。並沒有知道伊是誰。我們談了一回天。有些明白了。伊姓田。但是只聽見靈瀾和雲山稱伊密斯田。却沒有聽見伊的名字。並且伊和他們是什麼關係。也無從刺探。後來到酒排間裏去用夜餐。靈瀾是涓滴不飲的。爲着我喜歡喝酒。不飲不飲。也注了一杯葡萄酒。雲山是飲的勃蘭地。和我一樣。密斯田不等人家問。先對侍者說。要一杯威斯

克酒。我心下不禁有些奇異的意想。因為伊的灑脫的神氣給我瞧破了。因此我便時常和伊說話。就知道伊名字是滄珠。我默默把田滄珠三個字念了幾遍。正想在什麼地方。考證伊的姓名曾經見過的。靈瀾已經對我說。伊是一個女著作家。在上海的幾張文藝刊物。時常有伊的著作披露的。我聽了他的話。雖不能立刻相信。但是靈瀾是一個誠實的學者。我怎麼可以懷疑呢。雲山還替伊說了許多點綴的話。伊也不感到什麼。只是微笑。酒又注了一回。大家的談興格外好了。直到我那裏電話來催發稿了。那纔分別。

到了明天的正午。他們踐着昨天的約。來喚我一同遊梅園。我已經去了三次了。雖是梅花的芳姿清影。百看不厭。可是人家一年來一回。已經很不容易。我却成了老相識。昨天纔別。今天又到了。說不定還有朋友來要我做東。道主呢。梅園的梅花。種得很密。並且樹本也很低。所以有一處地方。直成了香雪之海。我和靈瀾兩個人。在樹叢中間

領略暗香。讓雲山和滄珠向前面走去。一時不見了。我便問靈瀾和滄珠是親戚。還是朋友。靈瀾說。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我很詫異的說。怎麼講。靈瀾說。且莫性急。待我說來。雲山是我的朋友。伊是雲山的朋友。我和伊還是前天約定動身時間的那晚。在雲山的家裏相見的。但是雲山已經把伊的歷史。原原本本告訴過我了。我很可憐伊。並且很想幫助伊。說到這裏。態度很激昂。提高了聲浪說。人類當然盡互助的天職。你說是不是。我說。伊有什麼可憐呢。靈瀾說。伊在上海。很有不好聽的名聲。因為伊的性情。比男子還直爽。一些沒有拘束。隨便到什麼地方。和什麼人交際。總是一無矯飾。可是這般真正社交公開的態度。却不能見許於一輩子陳舊的旁觀者。因此便有種種詆毀的消息。編派出來。又為着伊是個商人之女。沒有閨閣做伊的屏障。伊自己也太放任了。儘着人家說壞話。伊仍舊適應伊自然的意向。和許多青年男子交際。最可怕的是野心的嫉妬了。在這許多青年男子中間。有幾個和伊

格外親熱。因着情感上有些輕重。那最厲害的舌底波瀾。便橫決起來了。還有那些好揭人短的。錦上添花。把莫須有的事。宣傳得成了鐵案一般。可憐伊便把純潔的名譽。全丟在不分皂白的泥淖裏去了。伊還是不覺悟。還是把一切毀譽全不放在心上。不過伊的父母。却受不慣這些刺激。因此便借着貿易爲名。帶了伊到別的地方去。走了一年。連安南蒙古都去過。添了伊不少的經歷。還到上海。滿想在冷靜的空氣中間。另外造成伊的一個新環境。不料伊閱歷深了。一切越看破了。格外在社交上掉臂游行。無顧無慮。現在伊的父母。抱不管主義了。伊很想得着可靠的歸宿。對於雲山很是有意。不過雲山又是個怪人。在以前沒有一天不是花天酒地的胡鬧。在那些粉白黛綠上面。不知道化掉多少精神和金錢。三年來忽然快刀斬亂絲。從此絕跡不去。絕口不談。他對於滄珠。雖沒有怎樣愛情可說。爲了兩人的境遇竟大同小異。脾氣也相差不遠。不免有惺惺相惜的意思。現在滄珠算是從雲山學詩

的。雲山曾經和我說。滄珠的學力。雖不十分高深。那天資却很好的。這樣暴棄。真是可惜。要是有人幫助伊。給伊有學問的機會。三年五載。怕不成了有用的新女子麼。我剛纔所說的互助。就是我了。雲山的話。便有這個動機。你說怎樣。我正要發揮幾句話。滄珠在那裏招呼我們了。我們便隨聲走去。那時雲山倚在天心臺的柱上。對着幾點青螺。一抹平湖。呆呆地凝視。手拈着一枝鉛筆。知道他詩興動了。他見我們來了。也就一笑而下。大家在誦誦堂喝茶暢談。雲山一味牢騷。靈瀾很有些玄想。處處存着樂觀。和雲山截然不同。滄珠却是天真爛熳。毫無城府。伊時常把一年內所見的好山好水。說些出來。做這裏的比較。還夾着許多趣事。我覺得靈瀾對於伊的感想。倒不如伊對於自己得來淡漠。伊何嘗有一些不快意在心上呢。天色漸漸暗了。並且那天風吹得很起勁。在雲山寂寂中間。很有些寒意。大家便在各處走了一遍。坐原車回轉。車夫也覺得四散走開很冷。所以四部車兒忽前忽後。聚在

一起。好在開原路很闊。那時又沒有什麼行人來往。我們因此也可以和促膝談心一樣。雲山說。你瞧過靈瀾的畫沒有。我說。沒有。雲山說。他的畫日本人很肯出錢買他。去年一年遊歷日本各地的名勝。他都是取給於賣畫的。我說。三日不見。當括目相看。那是一些也不錯的。靈瀾伸手過去。在雲山的肩膀上拍拍一下說。這些話你那裏聽來的。雲山說。有一個證據在這裏。你不是又要到日本去了麼。靈瀾說。我到日本去。還是讀書啊。並不是去賣畫。我又不是夏得年的高徒。那裏能夠騙日本人的錢呢。不過我正想和滄珠說一句話。滄珠說。什麼話。靈瀾說。你肯到日本去麼。滄珠說。不要說是日本了。無論天南地北。只要有人去過的。我總沒有不肯去的。只是要我到那裏去有什麼事呢。靈瀾說。去學醫好麼。滄珠微微的一笑說。本來我也很想去醫醫我的病呢。雲山說。你有什麼病呢。滄珠說。我的病正多着呢。最重的就是神經病了。說得大家大笑起來。連拉車的車夫也趁着我們格格的笑。靈瀾說。不要

打趣。像密斯田。學醫是很相近的。並且女子心細。已經認的了。日本的醫術。近來非常進步。中國女醫生還是很少。密斯田倘然成了達克透田。一定可以在婦女界放一種職業。做我的立身之道。靈瀾先生肯介紹我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雲山說。學醫比學畫容易。學畫須有天才。纔行。儘有極用功的人。學了一世的畫。終究沒有畫好。有些人並沒有用甚心。却出筆就楚楚可觀。學醫便不對了。只消用冷靜的頭腦。緻密的思想。多研究。多練習。自然可以成就的。滄珠說。你的話。也有些不合。試看上海的醫生。有多少。可是成名的能有幾個。靈瀾說。成名不成名。是另一問題。這中間也有一些幸運的主宰。並且那些白花郎中。大半是掛牌以後。一點兒不肯進一步的研求。想趁此一帆風順。吃現成飯。遇到了困難的病症。也是掉以輕心。怎樣有人肯來送死。雲山說。太挖苦了。太挖苦了。密斯田。也是輕描淡寫慣常的。不要將來成了時髦郎中。也是這

般模樣。那麼這白花說不定要漸漸的生出來呢。靈瀾說。我還沒有去學。却先給你說了不吉利的話。靈瀾正要回答。那時車兒已經到無錫飯店的門口了。大家又說笑了。一回雲山忽然詩興大發。要做詩一時又沒有做成。靈瀾說。還是讓密斯田做些新體詩罷。滄珠說。你總喜歡造謠言。我在那裏做過新體詩來。我說。不要鬧。在這種時候。這種景象。那裏做出詩來。還是請你們遊罷歸去。做成了寄來罷。雲山也趁此收拾起筆墨說。好的好的。我回到了家裏。馬上寄給你。當下便去吃夜飯。我爲了有些事情。沒有終席。就分別。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給電話鬧醒。去聽時。原來他們今天要到蘇州去了。我爲着很疲乏。也懶得去送行了。

過了三天。果然郵差送到雲山的一封詩柬。中間雲山和靈瀾都有兩首詩。滄珠也有一首。可是從字跡上有些疑竇。雖是寫得十分細。那結構却顯然和雲山的字一般無二。或者字是代寫。詩是伊自己做的。不過口氣也不相像。

這也不必說。後來在江東日報又看見滄珠的一篇小說。做得還不差。我聽見中孚說。有許多人做了文字。很喜歡用女子的名字。那麼滄珠的文字。是否也是他人狡猾。也說不定。

隔了一個月光景。中孚到上海去。打聽得許多消息。告訴我。上海有些人。對於田滄珠着實沒有好批評。因爲伊的行徑太放浪了。我寫一封信給靈瀾。問起他幾時到日本去。並且還提及滄珠。靈瀾回信說。日本總要過了夏天纔去。他很想把滄珠帶去。有許多朋友勸他。這件事做不得。社會上要有種種疑猜。和他自己的名譽很有妨礙。因此也只得作罷。但是滄珠仍舊沒有覺悟自己的地位。看來不能自拔了。但是滄珠的確是好材料。苦於沒有碰到好朋友。至於伊終身大事。全不在意。這是一樁很危險的現象啊。我讀了他的信。心上似乎起了一種觀念。便是「可惜。」

(完)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極合實用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改卷詳細明瞭
學員萬六千人

▲國語科如皋趙明誠君來書

明誠研究國語將近三載懷疑之點頗多及讀貴社函授講義疑點漸釋蓋他書所未道及者本講義雖不詳盡言之且由淺入深自簡至繁能為有統系之研究較之購買普通國語書籍為片斷的研究自不可同日而語余頗覺三載之苦功不若數月之心得

▲英文科長安趙懷寶君來書

懷寶研究英文多年殊少進步一日偶在友人處得見貴社英文科簡章細心披閱見各級中所列課程頗與自己所願學者相同不禁心動友人亦力稱貴社辦理之得法遂於去年三月向貴社報名入第二級肄業甫讀課程之一半向之所不解者即已了然於心嗣後閱覽淺近書報亦均能明白甚贊貴社講義編輯之得法尤感諸夫子誘掖後學之熱心用查數語以表謝忱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學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商業科爪哇江爾昌君來書

貴社所編商業預科講義極合中國人士之用取材精審註釋完善生自入商業預科後僅讀完商業文選而於商業之眼光已擴張不少他日學能有成皆出於諸先生之所賜飲水思源當感恩無涯矣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盤棋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分館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在北固山

雨棠

我曾登過赭山之巔，（在蕪湖）也曾徜徉於西瀟湖畔，（武進西門外）那時的我也未嘗不低徊，留連，領略那湖光山色。但是過後呢，便在我薄薄的眼皮上，淡淡的漠漠的消失了。既然抱了十分的興致去的，回來後却只是淡漠的迷惘的了，那麼又何必有此一舉呢！——我不免深深的後悔。

現在的我懶得更加不成樣子。幾個少年知己以及親戚尊長跟前，很不輕易通一封信，至於會面是更加少了。有一次無意中遇見我舊日的一個師長，他說：「你現

在忙些什麼？怎樣一連四五個月我那裏去都不去——究竟什麼事，這樣的忙？」其實我何嘗忙！要問我為什麼？只是淡漠的漠漠的，我自己亦答不出所以然了。至於公共的娛樂的場所呢，可說是終年沒有我的足跡，並不是我比別人特別道學些，也不是我姑意的孤高嫉俗，我想與其要過後的深深的悔，那麼，還是懶懶的漠漠的於事前比較的好——我是懶到了這步地田。

在這樣淡漠沉寂的生活裏的我，不免津津地回味我從前在鎮江時的興致那般好。我這樣的想，忽然記起

了那一次遊北固山去，在山下遇見的一個賣藝的軍人，——他那金鷄獨立與那眼梢顯出——不像做過軍人——的可愛的憨笑，一種完全沒有江湖氣味的語調：我都能清清楚楚的記憶起來。——這隔離了許多時的埋在我心上的影形，都彷彿是昨天的事。

這是晚秋的一天，是小雨初霽的一天，遊北固山去，亦許是我最快意的一件事。

昨晚的天氣還是好好的，夜裏忽然的變了，括起了半夜的大風，聽得窗外浙浙瀝瀝的下了幾點小雨。我想「明天可又去不成了。」誰也想不到今天會晴得這麼好，兩年來的積慕我可有了消受的機會了。

說來真有些窘呢，到了鎮江整整的兩年，什麼名勝古跡我可全沒有去領略過，自己也覺得很是羞愧。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從遠道來說：「此地的風景是很好的呀！金山——焦山——竹林寺——北固山你去過不究

竟是怎樣的一個好所在？」怪難堪的使得我偏促不安，竟不知怎樣的回答他像這樣的事，也不止一次了。可窘不窘呢。

這時的我不知怎樣的奮興起來，熱烈的忽然動起了遊興，——自然爲着舊歷的重九日的確引起了我不不少的遊興。——早起來，就預備着去，我想今天我可得到了絕好的機會了。我應怎樣的消受呢，竹林寺吧，未免太遠。焦山呢，趁船又很不便。還是北固山吧，那近而又最渴慕的北固山上的甘露寺，我這樣的想，我已跑出了我的住所。

街上的轎子車子驢子三個四個六七八個穿梭似的向北去，「他們也去頑甘露寺的嗎？」我這樣近於武斷地想，在沒有到過北固山的我，雖也曉得是在城的北面，也曉得只有三四里的遠近。但是這三四里的遠近是怎樣的一個路程呢，那個北固山又是怎樣壯麗的一個所在呢，這時的我誠不免有些膩煩之感了。

又早已到了登仙橋了。聽說從此地去是一直的路，一直的石皮路。走盡了這石皮路，不遠就是北固山了。以兩角錢的代價，僱了一匹驢，一匹小小的肥驢，在乘慣了轎子車子的人們不曉得騎驢是怎樣一回不舒適的事，其實騎驢亦有騎驢的風味。那驢蹄踏在石皮路上的蹄聲，「得得——得得」與那驢夫的「喔噓——喔噓」的驅策聲，在我是很感興趣的。——這時的我就在這「喔噓——喔噓」得得——得得」的聲中上了行程。

在牆圍屋疊的我們那個住所，冷了穿衣，熱了乘涼，從沒有感到什麼叫做春意秋思的。——這時的我，在蹄聲「得得」中的我，走盡了石皮路，過了小橋，上了土路——豁然而開朗！如展巨畫，轟然而抖落！疎疎的樹林，習習的清風，薄薄的雲裏，射出煦和的陽光；照着那蕭蕭的落葉，衰黃的野草……好個清幽而莊嚴的秋色呀！古人說，秋是悲的，愁的，真有些不信，我想，既然有春天的生葉，當然就有秋天的落葉；如果秋天的葉子不落，那麼春天

怎樣會生呢？生果然是可愛的，但是死亦不見得就是可悲可愁的事呵！不！昨天夜裏的秋，是可悲可愁的，今天的秋，是可愛的了。

如是走着，過了二個村，二個小小的村落；驀然間，那個久所渴慕一心向往的北固山，屹然在這清麗的秋色中顯露。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牠，更不是圖樣中的牠。——淡淡的一抹雲，網罍似的替牠襯托着，經霜的草，彷彿是淺淺的紅暈，層樓傑閣，自然是牠的珠光寶氣了。——這是何等富麗的一個所在呀！我真沉化了，真陶醉了，沉醉在秋的自然之懷裏。

由遠而近，終於到了。這天的遊人，雖然不多；却也不少，都以灣灣的腰曲曲的膝一步一步的跨上層層的石級。臉上似乎都有些希冀的神氣，溫溫的喜色，當時的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了。——這寺院沒有我們常州天寧寺那麼宏偉，但是曲曲的甬道，玲瓏的畫廊，石亭，竹軒……佈置得都很好，很稚緻，能引人入勝，油然生出塵

之想。在初來的我雖然不免有些迷惘，尤其是我脆弱的情感，在這許多景物之前，更難細細的欣賞，但我覺得牠是美的，很可愛的。

既然到了所謂「天下第一江山」的甘露寺，（甬道的壁上有此六字筆勢雄健，不知何人所書）當然要憑憑古吊吊今的。劉備孫權的試劍石，孫夫人的梳粧樓，不消說是本地風光了。凡是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們，總還記得他們的英雄美人的故事吧！——在最後的一層，便找到了這所謂梳粧樓的。那洋漆漆得碧綠綠的曲欄杆，透明而帶些洋氣的玻璃窗，在外面看來誠然可說是玲瓏入畫的一角小樓。但是門呢，却是深深的閉着。此時的我，不免有些失望，但是不去也好。這個模樣也就夠使我膩煩了。我想「孫夫人如果在這樣的樓上梳粧的，那麼她一定會梳起蓬蓬的髮髻，穿了絲襪，着上高跟皮鞋，嘴裏也會講着戀愛自由社交公開呢，即使我進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祭江亭吧！」幾個遊人，這麼談着，至於不是祭江亭呢，姑且不去管牠。但我覺得這個亭子很好，而且是北固山的最高處，也許是北固山的絕勝。這時依在亭子石欄上的我，四面眺望着，金山，焦山，雲臺山……果然可以歷歷的數，尤其是江濤澎湃中的小舟張着一葉的布帆，在那巨浪的起伏中而進行，使我吃驚。疑神的向東一望，誠然，是見所未見的一種奇妙的景緻，彷彿是靠水，水連着天，只覺得朦朧的浩渺的蒼茫一體，使我辨不出那個是天，那個是水，使人興起「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感。——的確這句舊詞「秋水共長天一色」形容得神妙之至。——卑弱的我，在這剎那間，忽然覺得自己的偉大。我意識着——我愛世間，愛世間的一切，我更愛人類。我願蒼天的露雨，那浩浩的長江的水，洗刷了人間的殘酷，那一切的殘酷，洗淨了人心上污穢，那一切的自私的污穢；而且滋養着青年之苗，茂盛的長着，長着，以至永遠不衰。——

問了三個遊人，纔找到了那個試劍石。在前面山下，二丈多高，一丈多長兩塊合攏的這麼兩堆。是真是假呢？我沒有確據證明牠。既然要來憑吊的，但也何妨以假作真呢？不，現在的孫權劉備關羽……這類人還少麼？殺人攘地的事，他們還以為學得很像呢？更何用所謂「蒼海一粟」的我，來憑什麼古吊什麼今呢？

「這叫做金鷄獨立。」帶些北方口音，而粗澀的聲音，由那山下的空場上傳來。接着「哈哈」的笑聲，一陣嚕嚕的喧嘩聲，驚覺了正在幻想的我。這個地方亦有賣藝的嗎？很是奇怪，我終於被好奇心衝動，亦走向那裏去了。

約摸有三四十個人，正在嘻嘻地笑着那個赤裸着上表面目黝黑的賣藝者。他那兩隻膀子，肌肉栗子似的鼓起着，左右上下的飛動。在不懂拳術的我，也覺得很是純熟，他並沒有鑼鼓，也沒有刀劍之類，只有在地上的破舊的一堆衣。他將要打完時的金鷄獨立的姿勢也很好。他打完了，但他並不講什麼「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

友，綳綳場子。」的這類話。只是在他雙眉濃厚的臉上，顯着微微的帶些希冀的笑容：「打得不好呵！」

看的人呢，三三兩兩的散去了，雖也有兩個人給了幾個銅子，但是幾個銅子濟什麼事呢！我真有些代他難受。這社會上是何等的冷酷呵！我不禁對他說：「你既然要賣藝，那麼城隍廟也好，小碼頭也好，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呢？」

「先生！那裏是賣藝，亦是沒有法想呵！」他很感慨地說。

「別的事情也好做的呀？」

「別的事情——唉，先生，我們這樣的人，有什麼事情可做呵！」

「你從前呢？」

「慚愧得很，我是做過軍官的。」

「什麼官？」我很是奇怪，現在的軍官，誰不飛黃騰達，怎樣也會墮落到這步田地。」

「連長。」

「亂世出英雄，正是你們這班人奮發有爲的日子

呀！

「唉，先生，再也不要提起了，這事真使我難過，使我

痛心。」

「爲什麼——你在那裏做過軍官的？」

「陝西——我的家是在河南的，去年不是到處鬧

着匪患嗎？我因爲打土匪就中了一鎗。」此時他撩起褲

管，給我看。誠然他腿上一個杯口大的瘡疤。「臥在醫

院裏了。忽然我家鄉的驚耗也傳來了。報紙上說我們鎮

上已成一片焦土，但我還是將信將疑的希望牠不確。不

到二日，我一個親戚也有信來了。信上說我的老母弟妹

妻子已不知下落，不知是死於兵呢，還是死於匪？屍骨也

不能認了。我那時何等的悲痛，屢次的想自殺……」

「該留着身子報復呢！」我冷冷的說。

「在先也未嘗沒有這個念頭。但後來我這樣想：—

——這正或許是我的懦弱，——別人殺了我母親弟妹妹

子，我固然要悲痛，要自殺。但是我殺了別人呢，他們的母

親弟妹妹妻子，難道就不悲痛？不要自殺？我沒有這報復的

勇氣了。那勇氣完全被那悲痛消失了。我決意了決意棄

了我這罪惡責務。」

我聽了他這樣滔滔的說着，真使我對他有些驚奇

了。他或者動了興了，毫不客氣地很粗淺而又十分真切

的演說了下面一段：

「唉——先生你想人類是號稱萬物之靈的，自相

殺伐，却是如此的殘酷。比如是狗，除非牠瘋了，癩了，決不

會咬死牠的同類的。但是我們這班自相殘殺的，是什麼

東西呢？所以決意棄了這罪惡的責務，瘋狗似的勾當，到

這社會裏來。社會給我一口飯，我就吃一口，即使社會冷

冷的遇待，我也願意餓死。我是很愛這社會的。」他眼睛

現着微微的憨笑，彷彿已經減少了他的罪惡似的。

「你很好。」我說着我脆弱的心弦，確實增加了很重

大的波動。「他從前亦許是我們日夜所詛咒的吐罵的那樣的軍人吧！亦許是殺人不眨眼的同樣的軍人吧！他握着指揮刀誠然瘋狗似的殘殺他的同類，殘殺一切的人們，這是何等可怕的人呀！——不！他現在已經澈底的覺悟了，他能實踐他的懺悔了。他已失的良心也恢復了。從前的他，我們誠然要詛咒他，吐罵他。現在的他是可愛的了。」我如斯的想，在我羞澀的衣袋裏摸出四個小角送給他：「很微的，——你收了罷。」我給了他，隨即轉過身，很速地走，因為很微的贈與而受人家的謝辭，是很不應當的。這種事在先我已經遇見過了。

「萍水相逢怎好受你的呢。」他彷彿是這樣說。



笑話 酒店老板

寄

一個開酒店的老板。生了肺病。醫生勸他，切不可飲酒。那老板道。這却辦不到。倘然我自己先戒起酒來。還能望人家買我的酒麼。我的酒店。便要關門了。

走得已經是很遠的了，偶然回過頭去，看見他已經着好了衣，向着我似乎是微微的點頭。

我覺得這個賣藝者，十分的使我滿意了。

在原路上，找到了我騎來的小肥驢。牠躺在草地上頭擦着地徐徐的閑眼，又徐徐的張開。牠亦感到今天的舒適呢！——見我來了很迅速的立起來，我便跨上驢背，驢夫也很爽快的加了一鞭。

「喔噓——喔噓」——「得得——得得」——
——在這清麗的秋色中，我歸來了。

(完)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是最有系統的叢書

本書用淺顯的文字，興趣的方法，介紹必要的常識。編著者均係各科專家，深入顯出，精要無倫。內容有歷史傳記、地理遊記、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物質科學、普通事物、文藝等。門類無所不包，實為最廣博而最易致的智識之庫。已出三輯，書名列下。

每輯十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氣象學

竺可楨 二角

中地勢變遷小史 李四光 一角

銀行要義 楊端六 一角

中國關稅問題 馬寅初 一角

細菌 胡先驥 一角

近國際政治小史 周鯨生 二角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岑德彰 一角

棉 過探先 二角

實驗設計教學法 芮佳瑞 二角

煤 謝家榮 二角

美學淺說 呂澂 一角

法蘭西文學 楊袁昌英 一角

(以上第一輯)

法律

周鯨生 一角

修辭格 唐鉞 二角

平民主義 李大釗 一角

貨幣淺說 楊端六 一角

通俗相對論大意 費祥 二角

現歐美市制大綱 顧彭年 二角

經濟思潮小史 李澤彰 一角

哥倫布 劉麟生 一角

曆法 林炯 一角

中國商業小史 王孝通 二角

汽機發達簡明史 孔祥鶴 一角

全國一週 謝彬 二角

(以上第二輯)

自然地理學

張資平 二角

放射淺說 程瀛章 一角

合作銀行論 吳頌皋 一角

應用統計淺說 審毅成 二角

原子論淺說 李書華 一角

內分泌 顧壽白 一角

細胞學大意 薛德清 一角

地震 翁文灝 二角

火山 章鴻釗 一角

道爾頓制原理 芮佳瑞 二角

林業淺說 林駁 一角

學校劇 范壽康 一角

(以上第三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手影術



獮 犬



牯 牛



綿 羊



山 羊

丘悼蘭

語體文
小學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初級小學		高級小學	
語體	文體	語體	文體
<p>新學制 初級小學教科書 <small>國語 社會 自然 算術 常識 作文 形象藝術 工用藝術 音樂 (每種八册)</small></p>	<p>新法 初等小學教科書 <small>國語(八册) 會話(四册) 修身 算術(每種八册) 自然 研究 唱歌(每種四册) 公民故事(二册) 尚有國文(八册)</small></p>	<p>共和國 初等小學教科書 <small>國文 修身 算術(每種八册) 珠算(二册) 字帖 國算(每種八册) 手工 唱歌(每種四册)</small></p>	<p>新學制 高級小學教科書 <small>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算術 自然 衛生 商業 農業(每種四册) 英語(二册)</small></p>
<p>新法 高等小學教科書 <small>國語 修身 算術 歷史 地理 理科(每種四册) 自然研究 衛生(每種二册)</small></p>	<p>共和國 高等小學教科書 <small>國文 修身 算術 歷史 地理 理科 國畫 農業(每種二册) 手工 唱歌 珠算(每種三册) 商業 英文(一册)</small></p>	<p>撰 高級小學教科書 <small>國文 公民 歷史(每種四册) 地理 算術 自然</small></p>	<p>混合語文 <small>(二年) 新法 後期小學教科書 國語文(四册)</small></p>

注意▲

(一)「新學制初小」與「新學制高小」
 「新法後期小學」三套書均印有標本承索即寄
 (二)各書詳細價目請閱「圖書彙報」或索閱傳單



三
續 猿 虎 記 (續前)

天 游

第六回 野水戰爭主辱臣死 蠻邦徵調虎嘯猿啼

太山船上載着野蠻猿虎合組的船員。順着西風。張起帆來。自己又同莫甘璧划着槳。從暗礁缺口。向東而行。太山掌帆坐在船頭。教巨虎蹲在自己足邊。說也奇怪。巨虎自從歸順之後。慢慢把太山當作他的主人看待。太山要他怎樣。他從來沒有不依過。對於莫甘璧等却又不同。偶爾生氣。就要撲上去取他的命。舟中逼窄。太山恐有疏忽。傷了自己伴侶。特地將他放在自己身邊。好留心看守他。船尾上坐的是莫甘璧。亞克德坐在太山莫甘璧之中。還有那十二只巨猿。却坐在亞克德莫甘璧間。初上船去。他們閉着沒有事做。東張西望。很是快樂。一出海口。都望着荒島。有些依依不捨情況。戰艇在先本很平穩。到了口外。帆一受風。戰艇就向巨浪中直穿過去。風勢愈緊。波濤愈高。船行愈速。離岸愈遠。船一震動。巨猿向來沒有嚐過這種危險。驚駭萬狀。起初還不過有些轉側不寧。嚷着怨着。亞克德費了不少唇舌。纔把他們鎮靜下去。後來風濤愈高。一個巨浪。直打上船。他們駭極。不肯再受王的約束。一個個跳起來想逃命。若不是太山幫着亞克德彈壓。幾乎把船都鬧翻了。後來慢慢慣了。纔不再騷亂。風勢不息。舟行甚速。十小時後。太山已見船前水平線上。現出一線海岸。那時天已昏黑。辨不出烏甘璧河口。只能將船駛到最近之處停泊。

靜待天明，再行尋找。船到海灘。一不留神，竟爾翻了。虧得大家都很敏捷，在黑暗中爬上岸去。沒有給海浪捲去。那只戰艇，也給巨浪送上岸來。一上岸，巨猿怕冷，都擁在一起取暖。莫甘壁也覺得寒冷。拾了許多枯枝，種起一個火來。巨猿們都圍過來烤火。就在火邊睡了。太山同虎，却不想睡。他們在森林中跑慣的。腹中有些飢餓，都想去找取食物。一同走入林中。有時並着肩走，有時魚貫而行。人虎更番做嚮導。後



種一起個火來巨猿們都圍過來烤火。

來還是太山嗅到遠遠有些野牛氣味。帶着虎，追蹤尋去。果然在河邊葦叢中，找到那頭牛。睡得正酣。指揮着虎，慢慢爬去。他同虎一起行獵，常是通力合作。虎見太山手勢，早已了然。他取野牛右邊，讓太山攻左邊。野牛睡夢中竟沒有聽見。太山到了野牛身邊，使個暗號，巨虎撲上牛身，一口將牛頸咬住。野牛夢中覺得痛，直跳起來，發出一種狂號。太山見了，直搶上去。挺着

石刃，向他左肩窩下直刺。右手却抓牛頸後長毛。牛受了人虎攻擊，豎起短尾，向葦外奔逃。他想逃開這個恐怖之所。不料太山抓住不放，跟着他走。那柄石刃，還在那裏亂戳。虎齒咬住他頸皮，也不肯放鬆。所以他雖是跑，還帶着人虎同走。到幾百碼外，太山的刃尖，纔戳進他的心房。狂吼一聲，倒在地下。太山同虎飽餐一頓。就在林深草密處，枕着虎身睡了。次晨醒來，又吃了些牛肉。扔下虎。一個人去叫莫甘璧同巨猿們來同吃。吃完之後，猿虎又想睡覺。太山趁空，帶着莫甘璧去找烏甘璧河。走了不上幾百碼，看見迎面一條很寬的大河，攔住去路。莫甘璧認得就是前幾天，戰艇從此經過入海之所。太山很是快樂。同他兩人，循着河向下游走去。果然是流入海中的。離他們上一夜覆舟之所，不上一里。太山估量河流既長，沿河必有土人。陸穀甫既將自己放入荒島。要早把劇克送給土人，必在此間登陸。若能找到土人，或者可以得到些消息。因此同莫甘璧找到戰艇。推入海內。認定方向，望烏甘璧河口

駛去。灘流清淺。加上海潮洶涌。時虞傾覆。虧得持以堅忍。居然達到目的。到了河口，那時潮勢正落。進口時非常艱困。直到黃昏時，纔到距離猿虎最近之處，把船停住。揀河邊一株高樹上，繫好纜。折回森林。到了葦塘左近。看見那些巨猿都在樹上採取果品。虎却不見。當夜也沒有回來。太山以爲他去找他同類，不會再來的了。心中很是依依。像失了個良友似的。次晨，一早領着莫甘璧同猿羣就道走着。還想起虎來。捨不得他。再用平時呼嘯之聲叫他。不料遠遠來了個迴響。半小時後，大眾剛待上船。那虎從林中追來。見了太山把背拱着。口中發出嘶聲。挨着太山身子站住。太山教他上船。他乖乖的縱上船頭舊位蹲着。一點數，不見了兩只巨猿。太山同亞克德叫了一刻多鐘，不見回來。仔細訪問，纔知離島之時，他們本已勉強。在船上受了風濤之險，又鬧得最利害。一定是故意躲開的。太山知道強他們同走，也是無益。只得解纜上駛。走了些時，正午時分。把船停了。上岸獵取食物。給一個甘維禮部落中

人，在岸邊深林中瞥見。遠遠望來，太山是個白人。那些巨

猿毛髮鬚，像是

穿着軍裝的武士。

新受一個白人

却沒有見虎。他是

的懲創。心中正

個纔受過白種人

在悲憤。聽見這

蹂躪之人。驚弓之

個消息，直跳起

鳥，怎不吃驚。也不

來。吩咐立刻敲

等仔細考察，掉過

那戰鼓，召集全

身子，閃入林中。像

村出外行獵的

受驚的鹿一般，取

戰士，同田中耕

間道奔回幾里以

種的農夫。鼓聲

外，自己村上去。到

一起，村人雲集。

了村中，看見甘維

備了七只戰艇，

禮會長，坐在自己

裝着許多開花

圓形茅舍前。他上去報告道：「會長！又有一個白人，帶着

臉插彩羽的武

許多武士，坐着極大戰艇，已在離此地數里以外登岸。一

士。長刀耀日。軍容甚壯。划槳起落。順流而下。這一次出戰，

並沒有吹那土人常用的畫角，也沒有舉行登登舞。甘維

住站山太着快擊躬出發中口着拱背把山太了見



禮知道白人利害。不敢輕視。所以定下這個襲擊之策。想悄悄下去，殺他個罄盡。不然，白人火槍利害，若是聽見聲響，有了準備，於自己部下，很是不利。他坐的船駛得最快。比那六只船相差很遠。河流倒瀉，不一回已到轉灣之處。他的船纔轉灣，已經看見那條上駛的船。船首果然有個白人坐着。兩船接近。甘維禮的部下，發一聲喊，直站起來。把手中握着的長刀，直砍過去。那時亞克德部下羣猿，見有人來攻。都從船底站起。十一只巨猿，向着敵人一陣咆哮。伸過長臂，來奪敵人的軍械。甘維禮見了嚇得魂飛魄散。早知白人的將佐是巨猿。他寧死也不來惹禍了。他的部下，也是吃驚。只是既已接近，不得不強打精神，同巨猿決一勝負。正在亂着。第二號戰船也到，見他們伙伴已在開戰。還以為敵人是白人同些士兵。也趕來助戰。一個個跳上太山艇上。等到看見敵人都是巨猿。嚇得仍舊跳回原船。趁他們會長攔截住巨猿。沒命的向上游逃去。只丟下一個人。那人還沒有看清對方是何等人物。纔一上船。

太山向船底喊了一聲。船底下一聲長嘯，跳出一只猛虎。亞克德也迴身截住。巨虎發了野性。張牙舞爪，向黑人亂咬亂抓。亞克德也從那邊，一路殺來。撞到的也抓起來。向他喉間一咬。扔入水中。甘維禮正同跳上船來的巨猿拼命決鬪。無暇再顧那些部下。那時他的長刀，已給太山奪去。在部落中雖是一位會長。遇見太山却同嬰兒一般。眼看着同自己並着肩，同這些野人戰爭的武士。紛紛倒下。也知道自己性命，已在俄頃之間。却還仗着一身武藝，力戰羣猿。拿定主意，即使戰不過他們，也要把這條性命賣貴些。決不肯賤價出售。他雖有這種壯志。巨耐為環境所迫，同他決鬪的，並非常人。所以不多一回。咽喉已經給敵人掐住。向後直仰過去。倒入船底。腦筋頓時禁亂起來。眼前景物，漸次模糊。呼吸之時，胸口非常之痛。慢慢呼吸緊促起來。一泛眼間，寂然暈去。等蘇醒過來。手足已經給人縛住。知道沒有死。還好。好在船底。身邊却躡着一只巨虎。索性把眼睛一閉。靜待巨虎將他吃了，省得零星受苦。

不料等了半天，只見虎齒上來。有些不信。從新睜開眼

來。却見巨虎身畔，添了那個同他決鬪的白人。跪在艙底盪槳。自己身畔，還綁着許多自己的部下。他們身後，就是幾個巨猿。太山見他醒來。向他道：「我聽見你部下講。你是他們的酋長。部落極大。你的名叫甘維禮。」

甘維禮道：「正是。」太山道：「我們並沒有犯你。你無故



却還仗着一身武藝力戰軍猿

人，從前受過他不少苦，也上這裏來的。講不定就是此人。

也說不相侵犯的。我們送了他不少東西。不料他趁我們沒有提防。向我們開起槍來。殺了我不少人。還擄了許多羊同部落中男婦去。」太山道：「我並不是他那樣的人。若是你不來攻擊。我也決不害你。我有一個仇

六

「不知是他不是。你能够將他面貌講給我聽嗎？」甘維禮道：「他的面貌，非常可怕。長着一嘴的黑色濃鬚。是個最惡的惡人。」太山道：「他帶着一個白種小孩來沒有？」太山問到這句話，一顆心已在那裏突突亂跳。息心靜氣，等他答語。甘維禮道：「沒有。小孩是有一個從此地過去。只不是同那個人走。是同另外一羣人走的。」太山道：「這另外一羣。是何等之人呢？」甘維禮道：「就是那惡人去追的一羣人。那先走的一羣人中。一男一女，都是白人。還有六個木梳瀨土人。他們帶着一個孩子，先走三天，也向上游去。從他們形狀看來，彷彿是從惡人處脫逃出來。」太山聽了，不覺疑惑起來。一男一女一個孩子，那孩子一定是劇克。那一男一女又是誰呢？既是脫逃出來，他們諒來都是陸穀甫的黨羽。同在船上。把劇克偷着逃走。若是如此。那就好了。他們的目的，不是想賞銀，就是索贖金。無論如何，他們一定向內地投文明社會去的。若是只有他們向上游去。還可以無需顧慮。所怕是陸穀甫不肯釋手。

他已經追蹤而上。相差不過三日。難保不給他追到。並且聽莫甘璧講。烏甘璧河流域，吃人的野蠻部落極多。設或給蠻族將他們拿住。也是無幸。他同甘維禮談話。船上駛。直向他們部落開去。那時甘維禮的戰艇，有三只，已經併在太山的船一起走。太山的猿羣，激鬪之時，已死了三個。剩下的，連亞克德還有八個。另外尚有巨虎，莫甘璧，太山。那些划船的人，看着尙是心驚。因為戰艇中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乘客的。最足以使他們心驚的，是這些巨猿。時時以怒目相向。划船時偶爾無意中碰了他們一下，就叫起來。要來擒他們過去。虧得太山莫甘璧亞克德時時彈壓。纔不至於實行。到了甘維禮部落中，太山急於首途。並沒有多耽擱。只匆匆吃了些甘維禮送來的食品。還因為划船人少，向甘維禮要他十二個精壯少年，幫着駛船。甘維禮怕太山的猿虎，原也希望他們早走。一口答應下來。不料答應是很容易，實行起來，却非常為難。部落中人眼望着舟中都是猿虎。又聽見戰士們回來詳述血戰情

况。誰還肯冒這個險。個個都不肯去。沒法想，只得回來報告太山，太山微笑道：『他們都不願去嗎？好！甘維禮！你在此守着。保管不多一回，教他們一個個自己回來。』說着，站起來，召集了猿虎。派莫甘壁伴着甘維禮。自己帶着猿



虎入林去。不上半小時，林中猿啼虎嘯之聲，同時並作。中間還夾着太山長嘯之聲。就在那個時候，哭喊之聲起了。

(未完)

編者與讀者

在本刊七卷三期上我們有暑期徵文的宣佈，在五期上有應徵印花的供採用，我們對於這次的懸賞實在抱有無量數的熱心和希望。不過截止期限似乎短些，深恐路途驚遠的讀者來不及做，所以將應徵簡章第八條改爲

一、本徵文以陽歷九月半爲截止期限。

很願意諸位儘量的賜教！

通訊欄



高維勳先生：尊定書早已陸續寄出，請向郵局查問是禱。

孫福五先生：遲延之罪，誠不能免，現已竭力趨趕提

小說世界 編者與讀者

前，至謂天游先生之荒服鴻飛記，顯之先生之家庭記，均已付刊單行本，不久便可刊出也。

夏冬生先生：各種照片，我們是很歡迎的，能否製版刊印，祇可看見片子再行奉復。

傅叔明先生：「北極探險記」現在已做單行本付印矣。

虞介蕃先生：世界瞭望塔用銀幕上的藝術的這種紙印，此刻不能有肯定的答復。

交換



我自小說世界出世至今，各期我都讀過了，內容的優美，已有好多人說過了，我不贅述。但是我說本刊的封

面畫，或插圖有應改良之點：

一、用名畫作封面，太不經濟，最好將該名畫改作插圖。

二、插圖的用紙，大小不一，以後務請一律，以便裝訂成冊，或裱作條幅。

三、插圖勿黏在淺色的厚紙上，須單獨附在冊裏，像第一卷第一期的戴中獅一類的幅頭纔好。

四、名畫的插圖宜多些，不能期期都有，亦不要間得太久，像三四卷間期一張最好。

五、不要印兩色畫。

總之以後封面改用風景片，每間一二期必有名畫的插圖——不限中西，須要彩印——幅子同書頁齊大，那是我最希望的——或者已有多數的讀者同我一樣的理想吧！

銀幕上的藝術雖好，但在本刊上，我想是不能多登的。因為排印，紙張，製圖的關係。最好由貴社另編一種銀幕藝術的週刊，或旬刊，另行售賣，我想一定比小說世界更多得讀者狂熱的歡迎呵！請看下面便知：「我有幾個朋友，都向我借小說世界看，我問他爲甚不定一份看他說：『我只看銀幕的藝術呵！』有的看不一會子就還了，我問他怎麼快，亦有上面的說話作回答。有的還說登得太

少，有時看銀幕沒登出，他們就懷喪萬分。」這樣另編銀幕的刊物，自不用疑惑不前了，先生快些進行罷！我們的願望正烈呢！

我們看長篇小說，最不能感興趣的，就是忽斷忽續。我想等全篇登完了，把各期的長篇小說，分類裝訂成冊。那麼看的時候，就不用翻二三十本小說世界了。既省麻煩，又得盡興的讀，這樣我便要要求小說世界的編輯先生，加印一種長篇小說的封面了，須要美麗些，付贈或另售都可。這樣不是讀小說世界之外，還得幾本長篇小說嗎？事不麻煩，未知勁風先生贊成否。

巫漢林

漢林先生本刊的插圖與封面畫，均係採用各種名畫，或極精美的創作品，故尊論一似可不必研究。

二、三四、以後當竭力改良。

五、此刻尙不能有肯定的答復。銀幕上的藝術，亦有另出單行本的計畫，如何再告。長篇小說另訂單行本，已在進行中，不久便可出書。

編者復



係嬰兒及小孩特製之聖藥也

須知嬰孩及小兒所需用藥品宜專製也故韋廉士醫生藥局經數年研究特製嬰孩及小兒所用之靈藥名曰嬰孩自己藥片以供於世韋廉士醫生小兒之靈藥功效甚速藥片清潔可保絕無危害對於小兒懷抱嬰孩服用極為穩妥漢口江漢關稅務司文牘處詹厲民先生來函云鄙人素艱嗣息小兒煥文年甫二歲臥病月餘初係外感雖經中醫治愈而胃口總是不開旋見精神萎弱眼睛昏暗骨瘦如柴臂



大便時結時瀉等症鄙人雖明知其病在腸胃無奈虛弱已極

非所宜醫治之法幾於束手幸而查閱報載嬰孩自己藥片有清潔腸胃調和脾胃之功當即購入一瓶暫行試服未及一日果然大便先下黑糞次下綠糞未後則下黃糞胃口漸次大開連服一月諸症悉去身體肥壯容顏煥發精神活潑異常鄙人深感此種藥片實有造福小兒之功用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寄郵票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紅色清導丸如何有益於婦女

婦女之患大便祕結者較之男子為尤甚因大便祕結為其他疾病之由往往患者每起頭痛頭暈膽汁不調肝火上升面色暗滯口氣穢濁面起紅瘰瘡疔等症是也如清導丸為婦女之良藥且亦為老年人之聖藥因此丸功力和平開導之功出自天然服後決無成癮及肚腹絞痛不舒之虞亦斷不至於大瀉不止之慮於腸胃毫無損害也



山西澤州省立第四女師範學校李佩蘭女士來書云

去秋曾患頭痛肝火上升胃不消化大便閉結諸症服用貴局清導丸一瓶未完大便暢行各症皆愈足徵貴藥局之藥品功效卓著信不謬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原班回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 語 週 刊

ENGLISH WEEKLY

A Magazine for All Students of English

發 售

十 年
紀 念

特 價

每册僅售二分半 全年僅售一元

本刊自民國四年出版以來，已屆十年，屢承讀者來函，稱許有加，益用奮勵，茲因英文一門，致用日廣，學者愈多，本刊為普及起見，爰於出版第十週年之始，定為特價，以答讀者諸君之雅意，特價辦法如次：

(一)特價期限以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二月底截止。

(二)特價期內定閱本刊以一年為限，報費照本刊定價減半。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一角	特價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二分半
	郵費 每册半分	

(三)此項特價，上海以四五九期以後出版者為限，至第四五八期以前出版者，仍照定價計算。(分館特價開始期數由各地自定。)

(四)凡已定閱本刊諸君，特價期內尙未滿期者，得憑定單照特價續定一年。

本 刊 編 撰 人

周由廬(主任)

鄭富灼 周越然 顧潤卿 黃訪書 蘇兆龍
桂 裕 李培恩 胡哲謀 劉志新 夏晉蔭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請書明。望籍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說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 七 投稿時，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報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報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 十 編譯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八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郵費表		定價表	
	國內(寄古新報除外)	埠外	全年	半年
	本埠	本埠	五十二册	二十六册
每冊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每週一冊	二角七分	二角七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普通號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三元三角	二元二角
特刊號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四元二角	三元三角
郵票(以三分及五分)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四元二角	三元三角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補血丸



夫脾胃者乃受納消化飲食之利器也受納有定消化有定力所以一日三餐應其所需之量也膽不厭細食不厭精利其所化之力也由是而神清氣爽體常舒泰矣兜安氏秘製補血丸以瀉為補蓋大便通則血自旺故以補名茲將其專治各症列后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
每打七元半

大便不通嘔惡作酸舌苔黃膩肝胃不和膽汁泛溢胃脘脹痛積食不化反胃噎食小孩疳積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謹啟

4(171)